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二)

馮景撰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時辨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竊有說大雅棫樸之三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句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周禮夏官序云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云者是據當時實事論也不得云追書者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

又案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蓋以實言之則三軍也專辭也以名言之則六師也統辭也

抑觀衞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衞中國則此六師及之其殆賜弓矢專征伐之後乎先儒以西伯戡黎爲武王則武王襲爵如故專征如故即掌六

師也固宜。太史公誤處甚多。難以更僕數。姑舉一事。如衞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云云。禮、諸侯不再娶。時莊姜故在也。左傳唯曰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而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而世家云。完母死。亦非也。是時莊公有立州吁意。故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云云。而莊姜日月之詩。致怨於胡能有定。反覆言之。正謂完位未定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又非也。夫傳一事而有三非。史記失實者多矣。他如周本紀。既云武王上祭於畢。然後東觀兵。至作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其可信乎。若先生所云。景帝前輒曰太守。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此特小誤耳。故廣論之。

鬻子車戰。信矣。故三軍亦信。此與孟子革車三百乘。及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皆同。夫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若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準六師之數。止一萬五千人耳。故六師名也。非實也。觀武王誓戰之辭。但及於御事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六卿弗備。是仍大國三軍之制。信然。且此三卿。公劉迄古公以來有之。非自武王始。觀緜之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可見。故凡此類。如造舟、皋門、應門、冢土、六師。後遂因以爲有天下者之制。而皆非追書之也。若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此則實備天子六軍之制。又非徒名焉而已。

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非建子之月。胡蔡皆名儒。而所見如此。眞可怪也。先生以鄱陽吳仲迂之言爲破的。吳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閻子云其破的如此。景詩更舉一確證。以堅學者之信從可乎。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夫明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世儒者。猶以不改月。紛紛聚訟乎。故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先生破的吳語。必以景爲談言微中也。

又案左氏傳梓愼有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尤詳。然先生取吳語。乃改時非改月也。則左氏開卷便云元年春王周正月。杜註言周以別夏殷。其精也如是。

疏證第五十五

客有問於馮子曰。寧都魏冰叔。以管蔡流言而曰孺子。明明露出叔父口語。其解絕佳。閻子何非之深也。馮子曰。客意云何。客曰。今文書周公稱孺子者七。叔父故也。非叔父其曷敢然。卽曰召公亦嘗稱沖子矣。召公固叔父也。吾非皇甫謐之解爲然也。（士安云。召康公。文王之少子。唐孔氏已駁之。）燕世家既稱與周同姓。謙周又稱周之支族。則亦王之所謂伯父叔父也。伯父叔父。而猶不敢孺子小子之。第曰沖子而已矣。矧其他臣敢曰孺子。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然鄭氏註爲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不聞其曰生名之爲孺子。死亦曰孺子也。乃閻子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且謂其稱不易。奚以成王既免喪。

而周頌閔予訪落敬之三詩。皆稱予小子。如云古人質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奚以周公老而還政。而君奭篇猶曰予小子旦乎。凡此皆說之難通者也。馮子不能答。既而思之有閒。問曰。客亦嘗讀左氏傳乎。魏子著左氏經世編。其果盡解傳義否乎。客曰何謂也。曰傳之稱孺子也。其臣則然。其朋友則然。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奚以徵之。如襄二十三年傳。眚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昭八年傳。子良之臣曰。孺子長矣。子旗語桓子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十六年傳。宣子曰。孺子善哉。又哀六年傳。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僖子曰。夫孺子何罪。謂其君荼也。而豈其皆叔父也哉。善乎閻子曰。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不通而解經。猶盲者而妄道鄰女之妍媸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客卷舌而退。

漢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號曰孺子嬰。閻子曰。豈莽亦叔父乎。按莽當日事事要學周公。故孺子之名亦昉之。山公所以只引左傳。不及漢書。有見。

疏證第五十六

孟子集註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閻子駁之曰。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則與陶字何涉乎。因謂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不知此正朱子篤信訓詁處也。胡可厚非。按禮記祭義。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康成註云。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朱註思之甚本此。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鬱湮不育。杜元凱註云。鬱滯也。湮塞也。朱註氣不得伸本此。夫以氣不得伸解鬱。而以思之甚解

陶、又皆本於鄭杜而爲之說、朱子之篤信訓詁、可謂勤矣、第以不引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爲可惜耳、雖然、朱子問學精淵、豈與讀爾雅未熟者比邪、正恐當日壓於晚出古文五子之歌、及孔安國書傳、而姑爲折中之解耳、此朱子盡信書苦心也、夫誰知之、吾於此益疾作僞者、至於蠱大儒而使之莫敢申其獨智、其惑亂千古之俗學、又何論哉、

閻子此篇、所引書最博、而義亦曉暢、如爾雅郭璞註、邢昺疏、孟子趙岐註、孔安國書傳、薛君韓詩章句、楚辭十七卷王逸九辯註、太史公五帝本紀、檀弓鄭註孔疏、以至揚雄方言、張揖廣雅、文選、詩廣韻、及朱子集註、可謂元元本本、大雅閎達者矣、抑獨不引王風君子揚揚之詩何也、其二章曰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揚揚也、夫詩人既明下註腳曰、其樂只且、則以樂訓陶、其何疑之有、

疏證第五十八

金仁山謂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敍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閻百詩謂其誤、遠自國語來、仁山蓋未知也、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大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僞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大公望曰呂尙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爲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

書悖。他尙足信哉。閻子之說。可爲詳且確矣。然仁山辯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周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云云。是柏翳卽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迕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尙如此。而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卽呂也。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疏證第六十

閻先生疏證第六十。與愚所見互有同異。習其讀者。不可不察也。故詳著於篇。

一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卽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元今爲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季本云。地稱商邱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邱與。）

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閒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謚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爲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爲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是也竹書自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始復商號（竹書桀十五年商侯履遷於亳曾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

二

其辨三亳甚詳以爲湯都穀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余嘗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

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卽景亳。與穀熟近。果湯曾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復遷偃師奚爲。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與嚳通。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安國說略同。）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閒。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闕駰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三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卽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

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爲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註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四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据而云然。余曰以商頌玄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卽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卽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

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徵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芒芒。乃亳殷非商邱也。而閻先生既誤信盤庚遷假師又臆解殷土卽商土。甚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五

予嘗聞之閩儒何楷曰。商頌玄鳥、高宗報上甲徵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徵。予曰。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徵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徵。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按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徵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徵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徵復興。故殷人報焉。）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徵。是皆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徵也。自徵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徵。而必推本契之始生者。所謂徵能率契者也。芒芒、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徵之時。而

卽云宅殷土芒芒者、何也。曰、微旣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卽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卽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卽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卽景亳。景亳卽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

或問上甲微爲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爲首何也。曰、湯爲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

禹貢序以爲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亦汎甚矣。斷爲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可易也。

六

雖然。典吾弗敢居。詳則有之。抑猶未也。嘗觀爾雅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既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

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爲殷制。觀辛烏詩。奄有九有。其說誠然。春秋命歷敘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囿。有與囿同。古文省。故今卽爾雅攷之。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幷。是青人於徐。梁入於雍。幷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幷。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章章如是。而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亦已固矣。夫子因究是詩。凡兩言殷。兩言商。皆確不可易。蓋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遷殷也。故曰宅殷土茫茫。湯有天下國號商也。故曰商之先后。自盤庚遷殷。至武丁孫子也。故曰殷受命咸宜。商則曰商。殷則曰殷。如天地之判高下。渭涇之分清濁也。其名不淆亂。義難動搖如此。而閻先生乃謂詩人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果何說也。蒙甚惑焉。

七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卽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爲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

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爲。遷殷之後。既能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卽宜長守此土。而何爲乎復遷於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卽位。廢豕韋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蹙蹙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爲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於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旣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雒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指亳。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亳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爲之經略。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爲便利。又滎陽在成皐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爲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爲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季本謂意必爲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爲也。而自契至成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有一主。共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道。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稽古何哉。

八

閻先生謂桐非湯葬地。辨之最詳。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註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閒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

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註云。有湯冢。按薄與亳音義同。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薄卽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自無可疑。桐地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邇先王。亦無可疑。惟放桐三年。卽歸於亳。爲左於孟子六年之義。是當辨者。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節焉可也。

九

皇甫謐不信湯都偃師。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卽亳與葛比肩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卽葛鄉）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邱接壤。士安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其後幷未嘗遷都偃師。則大不然。按竹書、夏桀十五年。湯自商邱遷於亳。則葛之爲鄰。當在偃師未遷之先也。遷於西亳。必在葛征旣始之後也。又何疑焉。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是謂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四十五里。二亳總在封內。無所事遷。所爲遷者。蓋遠徙之名耳。遠徙則自南亳

而遷西亳斷可信者且夫論古亦貴大端得焉耳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苟有所疑雖闕焉可師心臆解彌增其陋況乎古今地形變遷名號沿革亦異執古以御今猶索馬於唐肆也士安徒以嵩陵故而疑偃師之遠何異因哽而廢食乎班固有云學者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噫

十

閻先生謂玄鳥詩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鴟鴞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

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尚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凡觀文字固須會意尤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爲之請。帝垂涕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馮子曰。帝行法無所假貸則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卽以流涕之所云者。正告主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法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教敕亡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犯法乎。昔絳灌等以竇長君少君所出微。爲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乎其言哉。吾嘗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羣臣之當斬贖爲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帝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爲諱云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尙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

故且帝赦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醉殺非故獨子可矜卽在齊民眚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擊南越募死罪爲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出敦煌及七科謫爲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爲贖者乃所以購其死也帝之輕於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刻薄寡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望曰帝棄言焉將何以答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光武中興遷呂太后廟主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袁宏乃曰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陋哉斯言光武告祠高廟數語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呂后淫虐不道謀危社稷是高皇帝之罪人也絕不爲親詎曰非禮赤眉發掘諸陵呂氏之屍遂遭汚辱是天醜其德假手赤眉以昭大罰而尙可崇廟享配地祇也乎光武貶黜之也固宜薄太后母德慈仁子孫延祚誠非溢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配食高廟豈過舉哉或曰薄非適也非適而竝后非禮是不然春秋文四年書夫人風氏薨風氏莊之媵僖之母也媵而稱夫人稱薨且書葬我小君成風非以子貴故耶後此三書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書夫人書薨書葬我小君無異辭焉而謂薄太后親生孝文皇帝賢明臨國猶不可以上尊號乎今夫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陰陽等耳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

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是卑勝尊也。逆節也。日食亦然。故鳴鼓而攻之。朱絲以脅之。爲其不義也。董子曰。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絕母屬而不爲不孝義。是道也。夫豈袁宏所能知哉。

濮議議

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父。歐陽子則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竝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此言良是。是時。雖叔姪皆稱父子。未有本生之父。顧改稱伯叔者也。疏廣謂兄子受曰。豈如父母相隨出關。蔡邕叔父質爲程璜所中。邕自陳表。謂欲陷臣父子。由是觀之。卽烏有本生之父。而可改稱伯者哉。夫宣帝之失。在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議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悼后。當時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仁宗乎。然可以稱考。而不可以稱皇。歐陽至謂恭王稱皇。乃師丹所許。此則遂非文過之辭。後世竟爲張桂藉口。言可不愼乎。吾故著之。以爲議大禮者取衷焉。

旅獒說

閻子駁尚書古文旅獒云云。景深有味乎其言也。古人字多假借。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既稟之爲飯廩。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既不同聲亦各異。徒以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爲慢。程子以爲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馬云作獒。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四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米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目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賊夫獒甚。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馬鄭兩大儒爲不

議字也者。蓋嘗論經史中字多不從本字爲文。若劉之爲殺也。盤庚重我民。無盡劉。晦頌勝殷。遏劉。蔡之爲放也。禹貢二百里蔡。左傳蔡叔。蔡。離之爲麗也。易離卦。離麗也。國風雉離于羅。禮昏經曰。納徵束帛離皮。旬之爲均也。豐卦。雖旬无咎。內則旬而見。音之爲蔭也。妃之爲配也。平之爲便也。他如資讀爲齊。其資斧。圯讀爲弊。命圯族。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鮮讀爲獻。天子乃鮮羔開冰。辨讀爲貶。玉藻。立容。辨卑毋謾。美讀爲儀。少儀。鬻和之美。建讀爲展。樂記。名之曰建鼗。浮讀爲罰。投壺。若是者浮。政讀爲征。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奠讀爲定。買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又讀爲停。凡行奠水。修讀爲滌。酒修酌。凡果讀爲祼。而載果。攝貍讀爲埋。貍之。遂舍讀爲釋。大胥。春入學舍采。秋衆舍拔則獲。繩讀爲孕。雍氏。秋繩而芟之。个讀爲幹。考工記。上兩个與其身。圜讀爲注。函人。犀甲七屬。空讀爲孔。鑽空。衆讀爲終。春秋。衆父卒。恪讀爲客。左傳。以備三恪。渠讀爲遽。史記。何渠不若。漢。紅讀爲功。漢紀。女紅之類。險讀爲遙。漢書。兵難險易度。訟讀爲公。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聳讀爲堵。風俗通。怪神新從聳家來。女醳讀爲釋。史記。醳兵。泣讀爲澀。素問。脈泣而血虛。泣又如惡池讀爲呼駝。禮器。陳典。讀爲懇殄。欲陳典。肅爽讀爲驌驦。左傳。唐成公如楚。有肅爽馬。旖旎讀爲猗儺。平聲。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相如賦、揚雄賦。皆同。於菟讀爲烏塗。日殫讀爲蜜低帛。喜讀爲伯嗟。王充論衡。輾轉讀爲袞冕。管子。君臣上篇。之類。其義與音均不得就本字而爲之辭也。明矣。至於桓字能字有三同。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即桓。漢書注。桓楹即和表。和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音台。禮記。耐可之耐音能。殷字甄字有三音。善惡之音屋。好惡之音烏。周惡夫。印之音亞。惡衣惡食之音。阿。○將率音帥。穀率藻率。皆音立。量名音刷。督率音朔。算法約率音類。緜有六義。雖有十有五音五義。別著。見景。衰有四音。齊有五音。貢有七音。疏。見易。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九音。敦厚音墩。敦彼獨宿。六義。辟有三十七義。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團。敦彼行葦。敦弓既堅。音雕。周禮。每敦一几。音轉。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鈍。苴有十四音。若皆度量敦制。音準。周禮。

如字以求。不亦繆戾乎。矧字有正訓則非者。如息長也。天地盛衰。與時消息。訓長。亂治也。擾順也。荒定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之類。臭、香也。糞、除也。潰、遂也。草不潰茂。是川不潰于成。結、解也。親結其縭。坐、跪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浮、沈也。賜之鴈夷。而浮之江。面、背也。璧、呂馬童面之。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用之。必解本字。則義有弗通焉耳。彼僞作旅獒篇者。文從字順。固亦易使人信。何也。蓋成周時。原有越裳獻白雉。及兩漢時。大宛貢天馬。月氏安息獻扶拔師子。條枝獻大鴟。永昌徼外夷獻犀牛大象。若斯之類。世咸通曉。反覺馬鄭兩大儒。爲不識獒字也者。景因謔曰。惜哉。古時協韻。不然。誰信龍當讀爲寵者乎。商頌長發云。荷天之龍。若直以本字作解。附會。如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夏后孔甲。天降龍二。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之事。而謂湯承天之嘉祥。時則有龍降於庭。人孰敢牴牾其說者哉。

旅獒說二

馮子曰。旅獒之獒。當作豪。決然無疑也。奚以言之。其證乃時時見於他說。一汲冢周書王會解。四夷獻犬者有三。渠叟以鉤犬。而非獒也。匈戎以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則亦獒類矣。然而匈戎乃北戎。非西旅也。正南六蠻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獻短狗。而又非西旅與獒也。一竹書紀年。於周武王十三年。書巢伯來賓。於十五年。書肅愼氏來賓。信有西旅獻獒之事。有不大書特書者乎。然并不書西旅來賓者何。巢伯肅愼氏。皆其國之君。西旅第遣其酋豪來獻耳。非君也。非君則不書。一魏張揖廣雅。其釋犬屬也。殷虞、晉獒、楚黃、韓獫、宋猘。使武之旅獒既明見於書。乃獨不曰周獒。而曰晉獒乎。張華博物志亦然。物名攷云。周

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他如韓國有盧宋犬曰誰與揖說同亦無及西旅獻者彼皆信傳不信經言晉不言周述後不述前學者宜亦可以思其故焉夫逸周書古矣固無論卽魏張揖晉張華猶必習見馬鄭獒作豪說信而弗疑也故吾讀羣書而旅獒之誣乃益明

漸說三篇

吾於揚子雲論進若水而得漸道何也天下之理剛不能漸柔漸之柔莫如水晝而夜夜而晝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其域不止也學亦然今人爲學莫不欲一日而畢之明日怠後日忘惟聖賢人日日如一日必不以一日廢日日無他漸也漸則久久則成

事功肇舉可三日了之者有小丈夫焉悻悻然曰吾能一日了此而疲精單力鹵莽爲之亦鹵莽報之矣此皆好逸之心使然明日後日謂可無事以嬉也未幾而決裂則引日長耗力益甚悲夫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疾行莫如日而不一刻盡必刻刻而積之積刻爲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是故穀梁氏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積月而四時成歲以延乎百千萬億年百千萬億亦一息之積也不一息不能百千萬億延無窮之紀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其升也以漸故禹貢東曰漸西曰被有以哉漸女歸吉利貞止而巽進以正故往有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鴻飛木長如其漸如其漸

古平十韻通說

或曰古詩眞、文、元、寒、刪、先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韻。則四韻之不通眞、文。益是無疑。此言殆非也。夫六經中有韻之言。及春秋內外傳、國策、諸子書。其六韻通四韻者多有。今廑論漢魏晉諸樂府。及杜韓古詩。而不上溯三百篇及楚騷。可乎。如國風、山有榛、隰有苓。眞通青。靈雨既零章。青通眞先。小雅不弔昊天。（藏因反）亂靡有定。（唐丁反）式月斯生。俾民不寧。先通庚青。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先眞通蒸。大雅、价人維藩六句。元寒通庚青。雖無老成人四句。眞通青庚。雲漢首章。則先眞通庚青。不惟周詩。離騷亦然。其曰肇錫余以嘉名。字余曰靈均。非庚通眞乎。九歌。合百草兮實庭四句。非庚青通元文乎。秋蘭兮青青四句。非庚青通眞乎。莊子爲善無近名七句。又非庚青通眞先乎。至於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云云。其庚通眞。不一而足。又招魂放陳組纓四句。則庚通眞先。獻歲發春汩吾南征。則眞通庚。縣火延起兮糸顏蒸步及驟處兮誇騁先。則蒸通先。他如賈誼弔屈原辭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庚通眞。枚乘七發。第四條。其庚青蒸侵通眞先。班固封燕然山銘序。其文眞先通庚青。又皆章章如是。兩漢猶然不獨風騷也。噫。第執古樂府及杜韓詩。謂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四韻。而不上窮風騷。是襲流忘源。亦何異於信耳孫而疑鼻祖耶。夫恐作詩者用韻汎瀾。而第以六韻通轉限之。未爲不可。若謂漢魏杜韓以前。四韻必不通眞文。則固矣。余故爲是說。以曉學者。

鼻息說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彊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彊健者。氣爲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瞍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採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視其喉舌雖具而若無。口既旦旦鉗結。莫得開說以爲常。而鼻息又塞。則周身之氣壅閉而不通。氣不通。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眩亂。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牝。注。牝、地也。於人爲鼻。牝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陪臣執國命解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

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閔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間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闕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邸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

賜履解

或有問於馮子曰賜履上殿既稱殊禮創自漢高於古何昉乎抑賜履始得履其餘卿大夫士豈皆跣而行邪馮子曰善如子之問徵子吾固將明之賜履之制見於詩大雅及豳風狼跋之章漢高踵而行之非

創也。大雅韓奕之詩。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其曰韓侯受命。毛傳云。受命爲侯伯也。既曰榦不庭方。又曰因以其伯。此非九命作伯而何。於是乎殊禮以尊寵之。所云王錫韓侯。夸袞赤舄。是也。而狼跋之美周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赤舄者。人君之盛屨也。毛傳。時公欲老成王又醜之。以爲太師。履其赤舄。而其舄之飾几几然。本鄭箋孔疏。此以知賜履之爲殊禮。惟上公九命。始克有之。外而王官之伯。必韓侯若也。內而太師之尊。必周公若也。蕭何於漢家勳。實惟第一。於是師古之制。以崇元功。其見於經傳。炳炳如是。而謂漢高創之乎。然則所賜之履。其制舄。其色赤。其飾曰約。曰繶。曰純。繶也者。牙底相接之縫。繶於其中者也。約也者。履頭以條爲鼻者也。純也者。以條爲口緣者也。士冠禮。及天官履人之職。皆可攷而知也。夫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赤舄爲上。王與諸侯同者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然則赤舄者。履之至貴者也。故唯公侯受王錫命。得履赤舄。赤舄必配冕服。如周公袞衣繡裳。而後履赤舄。韓侯夸袞繡裳。而後履赤舄。鄭氏云。舄各象其裳之色。賈疏。夸袞者。冕服皆夸上纁下。而畫以袞龍。云赤舄者。象繡裳故也。知韓侯亦繡裳以此。他如九錫自王莽始。袞冕句履。句即約。其一也。與服志云。赤舄約履。以承大祭。則句履即赤舄也。出履一寸。其形岐頭。集覽云。句者履舄頭飾。曹操自加九錫。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是故赤舄配袞冕而行者也。小雅車攻之詩。赤芾金舄。亦然。故曰唯服冕衣翟著舄。餘皆屨而已矣。案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舄爲上禪衣之舄也。鞠衣以下皆屨耳。下謂底。複重底也。有以知舄貴而屨賤也。夷考其制。命夫之命屨。功屨。繶屨也。命婦之命屨。黃屨也。功屨則白屨黑屨。孤卿大夫九嬪內子之服也。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也。屨素

屨之去飾者也。見於鄭注如此。賈公彥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惟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由是觀之。古者卿大夫以下。各有所命屨。豈皆跣足以行於殿陛間者哉。然則赤舄定何飾也。曰赤舄之飾黑繶。鄭氏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則知赤與黑南北對方。爲繢次也。鄭氏又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則吾言信而有徵。蓋黑舄赤繶。白舄青約。對方之色。唯王與后然。餘屨則否。案士冠禮曰。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獨南北相對者何也。尊祭服故也。賈疏謂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爲繢次。則舄貴屨賤益明矣。蓋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散言之。如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對言之。則赤舄黑舄。素屨葛屨。各異焉耳。然則閣徵君百詩謂朝不脫履。易履爲屨。其可也。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孟子所引有攸不爲臣以下至大邑周。乃史臣述士女之辭。晚出武成。作武王語。疑非是。案今文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而召誥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多士甚且曰。天邑商。不惟是也。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尙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其自卑以尊勝國。至於如此。大雅大明之詩。一則曰燮伐大商。再則曰肆伐大商。夫此乃周文公推揚前烈者。而尙云然。惡有武王初得天下。偏告羣后。輒侈然自尊。曰大邑周。邪。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桀紂周

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侯諸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今武王告羣后。乃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子自稱曰予一人。禮也。敢云我周王哉。矧自詡大邑周。其汰已甚。曾謂敬勝如武王。始得諸侯。顧乃震而矜之。同汰楚靈。不禮以爲歸。而示諸侯侈乎。此事理之必無者。且趙岐稱孟子尤長於詩書。七篇中引詩及他書。無一相左。茲引武成。乃獨枘鑿如此乎。必不然矣。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世儒疑晚出古文尚書爲僞者多矣。然無有疑國風爲非夫子刪訂之舊本者。惟閻若璩百詩氏毛朱詩說頗言之。右朱集傳而左毛公序。謂鄭衞諸詩皆淫者自作。非刺奔。反謂朱子詩集傳出。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噫異矣。春秋鄭七子賦詩。及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其蔓草褰裳諸詩。皆明見左傳。若云皆淫者自作。則牀第之言踰閾。豈獨伯有爲戮也哉。夫孔子明言鄭聲淫。子夏亦云鄭音好濫淫志。非曰鄭詩淫也。而師乙且云。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天下有正直廉靜之淫詩乎哉。今百詩乃曰孔子何人。豈錄淫詩以誨萬世。遂謂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爲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百詩亦頗稱通儒。何大繆無忌憚至此。今乃知其誤。蓋本程篁墩之邪說。而篁墩則據劉歆傳。而刪改其書以就己意者。歆傳中有移太常博士一書。其本文最爲詳晰明白。篁墩輒刪之曰。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刪去下文。故留疑竇。案本文云。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此言三經師儒說經所始。非言至是始有詩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

頌相合而成。爲者說也。學也。如女爲周南召南高叟爲詩之爲。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見今張朝昭所刻。歷代叢書乙集。此緣誤解爲字同造作義。又未達相合而成。是成詩傳。非成三百篇也。遂謂漢儒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幷詆小序。豈不謬甚哉。既而讀宋史王柏傳。乃知箕墩之謬。又本於魯齋。遠有端緒。而非自箕墩始也。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此惑亦由誤讀劉歆本來。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而黜鄭衞淫奔之詩。其無知妄作。敢於非聖如是。箕墩百詩。承其濫觴。又何足怪也。王陽明茅鹿門詩非全經之說。皆柏作俑。是皆有意迴護朱集傳而詆小序。既詆小序。遂敢於斥國風爲非舊本。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景則曰盡疑經則千古無經矣。毛西河先生謂予曰。本欲滅國風而先刪改漢書以就己說。此等用心。甚於焚書坑儒。與滅古文尚書。同一機智。凡讀聖經者所當共爲救正者也。烏虖。景爲此駁。亦豈得已哉。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春秋一書克。而叔段稱兵襲國。無君無兄。罪狀顯然。且鄭伯率師伐罪。力可執戮段。以櫟絕其命。乃第克其地而已。緩追逸賊。以全親親之愛。猶使段得奔共久處。故鄭人稱爲共叔段。後又奔莒。以闕其口於四方。鄭伯未嘗正告友邦。滋殺之。以正無將之誅。可謂仁厚矣。故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此特筆一書克者。予鄭伯而罪段也。胡氏不達斯義。乃反專罪鄭伯失教。養成其惡。爲利其斃。蓋誤以鄭莊公

自言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諸語。遂据爲罪案。不知此第泛言其理當然耳。如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率師伐罪。而反縱之逸。姑一克其地。遂反兵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曰亂賊之君父懼乎。今乃舍亂賊而專罪其君父。開卷定律。子臣漏網。君父受辜。則王法淪。天理滅矣。雖使胡亥著書。楊廣執簡。猶不敢顯然顛倒錯亂至於此極。而謂聖人明是非垂法戒之大經。顧刺繆乃爾哉。然則孔子書克。全然予鄭伯邪。則又非也。孔子見人一善而恕其百非。其事也。其文也。而義自在其中。孔子之意。若曰。世安有隧母射王之逆人。而獨能善全兄弟一倫。猶若此乎。終春秋特筆一書克。不再書者。唯此而已。彼隧母射王二事。鄭既不赴於魯。史無從書。故特於此開一例。其書法寬而嚴。寬者仁之至。嚴者義之盡。傳譏失教。特言外餘文耳。孔子成春秋。立萬世子臣之大防。而康侯設淫辭而助之攻。以利天下之亂賊。其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深文。其義安在。讀春秋者。愼毋爲胡氏之說所惑亂也哉。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今海內文章家。吾頗賞寧都魏叔子爲有筆。尤長於論議。乃其中立言不臧。貽禍後世正不少。其尤甚者。如宋論惜岳忠武未可與權。且謂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意叔子或病狂而爲此言乎。夫士君子立言。大者扶植綱常。次亦須通達世務。教臣以叛。既不可以垂訓。又況全不曉事勢。當日金源方熾。宋將兵柄又不一。忠武一逆命。若張、若韓、若劉。誰不奉命討叛臣者。更不待賊檜藉莫須有三字誅之矣。至讀其宦官策云。外庭內宮之間。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端愼

足使者充之。予不禁驚心駭目。掩卷大息曰。禍天下之寡婦守節不終。而更二夫者。必禱此言夫。其居心不仁。其立言不義。若執柄者行其策。流毒無窮。禧之罪大矣。或云。此議創於其兄善伯。宦乎戕於兵。而禧亦客死無種也哉。吾友沈位山曰。一言而造無窮之福。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言之不可不慎。如是。凡小有才而輕弄文墨者。尙其戒之哉。

嚴光客難駁

稚黃子作嚴光論。譏其傲君無人臣禮。又著客難非之。是以爲此下塘陳祿之緒餘也。稚黃子倘亦激於衞世之深心。非得已乎。而吾謂不如其已。何也。以子陵爲賢而慕效之。倘不失爲高節亢志之人。若非貶子陵。則人惟知有軒冕之尊。將不復知賓臣師臣之義。其極也。臣諂君驕。勢崇道賤。其害不爲細。故曰。其不得已也。不如其已也。漢高威加海內。而終不能臣四皓。世宗常踞厠見大將軍。而不冠不見汲黯。後世愈以此賢兩主。而兩主亦不以其故損威。世祖白衣起兵。光復大物。內平四海。外馨百蠻。其所少者非威也。一彊項令猶賞之。何責禮故人爲。梁武與何子哲有舊。及踐祚。徵爲侍中。子哲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況子陵之卓卓何等。惡得以長傲逆倫譏之也哉。稚黃子曰。當時在廷諸臣。宜劾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放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斯情與體俱得之。烏虖。博聞強記如稚黃子。猶不熟漢書乎。博士范升奏光誇上求高。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亦各有志焉。當時處士自高。帝德自大。臣子自敬。朝廷自尊。情與體何嘗不兩得也。稚黃子又罪其移風俗而成黨禍。此大不然。士君子品節不當

高峻。顧以同流合汚爲可邪。一變而胡廣趙戒。非不曲謹。然猶蠭生也。彼其人較三君八俊。夫誰優劣哉。

二疏贊駁誤

蘇子瞻才大氣橫而行文用古事。時有差忒。其作二疏贊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甚高。然考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自剄北闕下。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良臣者尙無恙。乃謂二疏憐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景不揣固陋。欲改憐之二字爲知幾。豈直文無繆額。益見二疏蚤知高蹈。鴻飛冥冥。爲不可及耳。且此亦非臆說也。廣謂受曰。宦成不去。恐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一似眞能前知三良臣之不得其死然。而借鑒以自危懼者。易曰。知幾其神乎。二疏之謂矣。爰正其誤。以示學者。讀俾無訛焉。

駁陰陽家言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嘗觀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角之術往往譏祥巧中。於是益惑於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焉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蔭家之肥。可爲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魯葬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舁。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敍。誠爲篤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違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輼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達如是。亦不聞其違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愬以往亡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不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朱子駁詩古序辯

鄉先生毛稚黃氏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梁昭明指爲子夏。范甯宗指爲衞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爭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爭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逵、衞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今朱子於十五國風。強半駁之。何所據依而然。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如將仲子。刺莊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薄分狡童。皆刺忽也。褰裳。思見正也。丰東門。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今朱子多目爲淫奔者自作。雖甚無良。不爲此匹夫匹婦私會於廧陰。

而明日有傳之者矣。彼其心惟恐人之傳之也。烏有自宣其醜者歟。而聖人又何乃取淫人之詩。連篇累詠存於篇。則所刪者何詩也。此事理之必無者。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車。子柳賦薤苓。）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笫之言蹤闔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

政逮大夫四世辯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孔注。則有文無桓。朱注則有桓無文。將何說之從。馮子曰。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非文武平桓比。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今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則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既從鄭說。亦合杜注。乃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決無可疑者。孔鄭杜皆名儒。說皆有徵。然今人童習朱注。至於白首。遽易其說。猶未足以厭其心也。抑知有明見於傳。且與孔子同時人。而察察言魯卿專政自文子者。如史墨之對趙簡子是也。其言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於季氏。於此君昭公也。）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

子不與焉。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於書。豈有名心哉。是故揚子曰。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聖人大懼夫吾道不行。吾生將盡。無以垂教於後世。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萬物紛錯。而莫與正也。在則人亡則書。以折羣淆而定衆亂。亦其不得已焉耳。董子不云乎。聖人所欲說。在於仁義。不然。說不急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吾見今世學者之易爲之也。德不踰人。才非作者。讀書不盈數卷。閱年未底中壽。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讀孝經

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而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

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正宜竝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眞僞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爲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注。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沖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孝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唯是閨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爲隋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朝閨門不肅。而爲國諱邪。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於是乎馬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嗚呼。唐則閨門之教廢。宋則復讎之義亡也。小人侮聖人之言。而禍及家國。悲夫。惟司馬君實。確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何異信脾可咯。而疑炙之不可食也。顧吾所望於學者。豈徒誦讀云爾哉。

讀柳子

予嘗讀唐書。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皆天下才子也。而陸淳、劉禹錫、柳宗元爲冠。柳子之才尤奇。其位最顯。名最下者。韋執誼耳。韋之才不及柳遠甚。特以蚤附叔文。最先引用。居相位後。迫公議。時時有異同。遂與叔文敵讐。彼執誼且然。則柳子之不爲黨人用。斷可知也。令以柳子之才。肯附叔文。同中書平

章事豈足道哉史第言八司馬爲黨卒無一事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既以黨得罪尙欲以柳易播是其同道爲朋不以黨爲諱也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愛其過在專權自用欲誅宦官強公室反爲所勝被禍耳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觀順宗實錄如罷宮市貶李實停月進出宮女禁五坊小兒遣教坊女妓焚容州所進毒藥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及敍用姜公輔蘇弁鄭餘慶陸贄陽城於貶所史皆稱其人情大悅而叔文侍東宮時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順宗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則其人機辯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因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然則劉柳無求於叔文而叔文引劉柳以自重此則情之所有也柰何後世君子不察遽斥爲黨哉漢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名士顯宗得其錄繫治數千人如尹興陸續梁宏駟勳輩之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凡僉壬將大有爲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事敗而及焉所謂楚國亡猱禍延林木者也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陸敬輿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說爲引用亦誅二公爲黨人否在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今已千載猶爾邪宋子京作柳子厚傳言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既不文過又嘗自訟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而後世且據以爲口實嗚呼小人論古無識亦見其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今其文自在千古學者果平心易氣讀其書又觀其行事沒且爲明神而生肯爲姦黨哉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鑒錄一

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吾嘗賞此三達人之言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落盈而不溢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阮長平四十萬衆而有餘滿之爲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昔者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能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侯有慚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眞莫及哉殆亦從臾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焉耳郎顗有言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憯然受之否則未有不心作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

如唐太宗皆曰堯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溥而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祕東坡先生生日文

臘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降旦商丘中丞率三吳諸生再拜上觴而祠以文屬景爲之立成焚於几曰烏虖大忠如生至文不滅易名之典光照日月先生之生景祐三年歷歲七百誰與比肩安石誤國創行新法上書極論羣姦欲殺黃州閒閒雪堂安安徐汝穎揚所至民歡內不久留出知杭州浚湖通潛山歌水謳泊紹聖初連貶海濱築室儋耳若將終身更三大赦量移晚歲常州考終天下同涕先生孤忠百折不磨先生奇文如瀉天河汲引後進黃鼬秦張一附青雲千秋以光嗟彼宵人朽骨猶臭明明日星如何不壽玉糝羹香花豬肉薦進藥玉船酌酒三奠赤壁黃樓忽生蘇州先生之神何方不遊掀韻乘雲下騎麒麟不顧以笑啓我後人尚饗

大學問答

閻子問於禹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

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爲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醷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馮子曰。若先生之說。既辯既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爲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爲即通十傳。竝無曾子曰字。亦決其爲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證。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

覩不聞。同一愼獨。非一脈相傳而何。吾決其爲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爲僭爲僞者闌入於其中。奈何先生爲無端之疑。而啓天下後世不尊不信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河北蝗

今年河北多蝗。日捕之。弗勝也。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民信之。不敢捕。客以問馮子。馮子曰。是倪若水、盧懷慎之瞽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蛭而疾愈。孫叔敖殺虵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之職。職在捕。而有司之職。職在禳。不偏廢也。云爾。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答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與。漢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烏虖。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杜氏僕

山陽杜氏始祖。於明有戰功。世襲錦衣指揮使。其僕與有勞焉。亦賜襲千戶。杜每朝賀。僕朝衣朝冠以從。

歸輒易衣行酒客前如故客問禮與馮子曰禮乎禮僕則賢矣抑其主處之未善也夫出有冠服之榮入執臧獲之役油然而不以怪者不可爲賢乎主宜優以禮貌任之紀綱惜名器亦所以尊朝廷也奈何奴辱之昔萬石君奮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彼非降尊於子孫而加禮於小吏也重朝廷故也吾故賢其僕少其主乃若今世豪奴悍僕敢與弱主抗禮則杜氏家法亦嚴矣哉

士昏禮答

士有子昏不舉樂者所親皆非之曰已儉其吝於財也嘉禮不用樂惡乎用樂或以問馮子馮子曰不舉樂者是也非之者妄也士昏禮三日不舉樂古之道也斯禮也六朝以降將亡矣賴之人存之又何非焉劉宋時廬陵王禕因從子敬深昏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昏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隋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辟方士非之而出王仲淹聞之曰辟方士知禮矣今已則不知禮而誚人行禮甚矣古道之不復也吾其已乎喟然誦綠衣之卒章

寄魏和公已下尺牘

去年得手書知病將不起道長日短有恨如何承誡曰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非深相愛誰肯作爾語然伏處不忘百姓之病亦儒者分內事也先生宜勿忘

誡輕薄子

韓壽偷香狹邪咸羨其風流乃妻午死於枯木子謚戮於西鍾青瑣一窺禍成赤族可不戒哉

阮籍有言。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彼長鬚者。南州老宿。可妄笑邪。正恐張南和反嘲潞涿君耳。

辭天水方伯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及其登陸。棄若芻狗。明公之貴某也。以有用也。前日因老母危病。心怦。今遂不能構思奮筆。是登陸之壺。安所用之。

上王大夫

長御史者不一言事。反讓臺中言事。不咨大夫爲非禮。善乎蕭至忠折御史大夫李承嘉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故某願公奮謮謮之志。毋咎敢言者。

與丁公銓

孫烈女年十五。一死與天地同休。范滂母曰。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不知人有令名。卽是壽考。此兼得法也。

與王豹采先輩

先生年八十。猶與小兒曹挨擠明遠樓邪。昔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歎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請下一轉語來。

與汪少孤

文子曰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此知足常足也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足下其安之日戚戚嗟嗟雖皓華何益

答姚生

生何見之晚也君子愼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矣故蔡中郎正交論不可不讀

與吳徽君慶伯

管仲有言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昨日二老在湖舫皆極醉矣猶饒舌不休杯酒失歡乃至於此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二王當國羊公無德亦其勢然也且兩怒必有溢惡之言正須置之度外耳

與汪給諫寓昭

前讀三疏有益時務言人所不敢言蹇然當官乃誠助太平者可賀也梁天監元年詔曰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竝可投肺石函則置諫官何地矣足下益當努力宋李光官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王黼惡之今世求秦檜一輩人何可得也噫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身謂謂昌言便足千古足下勉之

與孫海門先生

君子淸其心濁其跡衆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以松江蓴鱸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利便事悉從中贊之江南賴焉夫周文襄豈媚王振者哉

上長洲宗伯

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閣下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以邢子才猶克堪之況閣下乎但名不可多取寵不可過盈受爵不讓詩人所刺知足不辱道家所貴且閣下座右不嘗書量力守故轍之言乎其忘之也又聞停郊祀誰典秩宗而可主此議乎哉

答孫大白

何物段七娘黃四娘入李杜詩中遂名千古僕性不喜此咏西湖蕭九娘不若爲孫秀姑表貞也

與里富人

何子季有言月食四斗米不盡多藏何爲哉趙孝成王夢見金玉之積如山召筮史敢占之曰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君家多憂何不散之今閭左失火之家若某某皆蟬腹龜腸不食三日矣稍出臭酒肉亦可肉白骨幸勿閉門獨飽佯不聞也

示西陵後生

鄴下七子之後不知幾許七子平心而論後定不如前阿誰優劣邪西泠前十子太半妄有名今復欲湊

足後十子。此何異兗州八伯。本擬八儁。而不知四凶續其後也。去矣無汚我。

答朱竹垞檢討

問唐詩稱馬卿葛亮。馬卿則魏志三馬同槽。晉書馬爲國姓。信之矣。稱葛何本。景案風俗通。陳涉誅其將葛嬰。孝文封其孫諸爲縣侯。因幷氏焉。而吳書則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時人謂之諸葛。兩說雖不同。葛爲本姓明矣。且孔明在時。已稱葛氏。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魏魚豢略。此爲確據矣。

答王生

失珠不可還。隕甑何必顧。且口衆我寡。衆怒難犯。不如已而。夫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今奈何以一人而制百虎乎。

復商丘公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公善其說。但此是防弊。恐偏聽生姦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好察。亦顧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說。恐寬大之政未成。壅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此條關繫吏治民生甚大。故獻芻言。惟公採之。

與陳太學

傳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呂奉先麤暴人猶云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僕豈佐鬬者邪良愧不能一發中戟支耳兵無常勝訟不可終法家之言主於斷株掘根是欲兩造積怨蓄怒兵連禍結無已時也昔南唐李煜與南漢劉鋹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生其詳思之

答宋既庭二首

先生言尚書古文湯誓的是僞作因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而割正夏信有是言是人心不順矣人心不順卽天心不應天人一理豈有二焉乃又以逸書時日曷喪二語補綴其間竟忘首尾矛楯景嘗讀唐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鄙曰奈何以臣伐君鄙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拏戮罔赦是順人乎鄙大奇之而不能答夫既不能服黃口小兒之心能蠱白頭老師之目邪爲之撫掌竟日

新收墨蹟書元祐五年眉州唐伯虎題紙墨殘漶書法淵古先生以爲決非贋物來詢云記得是唐子西之兄子西名庚疑伯虎或亦名寅因屬景詳考之檢宋文苑傳伯虎果子西兄名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墨蹟所書乃其名也非字也彼以爲贋而棄之先生博物多識獨藏弆之人間好骨董棄擲磨滅於不學無識人之手不知其幾也亦可慨矣

與趙四公子

教笞雖不可廢於家。然峻酷過差。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尚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闍弑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開以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大可畏。以凡德自衛則固王平子饑鞭玉枕。皆速死之具也。

與吳寶崖

聞比日足下看南北史。當作何看法。後生乃專記其諧謔譏詆之言。第欲得利齒牙閒耳。先儒嘗云。讀史易使人心麤。正謂此等。朱文公曰。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此言大宜味。

與江蘇幕友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宜速檄被災州縣。覈實最窮下戶。發貸倉穀。此今日第一義。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即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廣其後不能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餒死流離。代天司救之謂何。

與樊中諸子 四首

烏有隕霜殺禾如此而報不災者。足下寧能三日不食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足下徒讀杜詩而不

慘於心邪。聖天子在上。賢方伯在下。而使一邑之民號無告。誰之咎也。足下若爲子孫計。便須火迫成此議。人生世間一蜉蝣。何可喪心逆天地。原欲作詩感足下。不及終篇說大意。

俸工銀乃養廉代耕之具。可頻捐邪。高堂隆有言。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足下主議。幸寬一分所濟多矣。

今行計典。一槩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胡世寧爲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況中丞左轄夥頤。尤當重門洞開。廣察羣吏。寧當塞聰揜明乃爾邪。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亦次之。今其人安在哉。鼓鑄殃民。公私交困。至此極矣。兵以錢糴米。農不肯。即千錢作八陌用。農猶不肯。何也。曰納賦必以銀。縣官肯收錢乎。於是兵民日相鬬。而官作和事不得也。再閱數年。閭閻無銀氣矣。今護撫印。可倣楚餉兵不搭錢例。咨部施行。僕助足下力言之。時哉弗可失。

示學徒

悔固賢於吝。然行事數悔。是貳過也。凡事擬之議之。而後言動。安得數誤邪。荀卿有言。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一日三復之。

與楚州先生牘

濬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經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三城之

人欲開澗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夫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入冬水涸不蚤從事斯無期矣古語有之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惟在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何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意見互有可否甚或恥功非己出忌人建議者往往而有聞其言足以惑而吾之志益以懈矣正總漕所謂終成築室者也故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一言而貽數世之福何憚而不爲景將張目以待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二

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應處士名撝謙字嗣寅號潛齋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歷乙卯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首無閒言內剛而外和難惑以非好學樂道終其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於邪其早歲操行已如此崇禎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桑欷泣下棄諸生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亡何書有白蛆墮自梁處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卽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游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遠至成就人才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咸乙巷隘屋短垣厘蔽風雨家無僮自啓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閭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詔徵天下博學鴻儒詣闕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處士下詔徵處士辭篤癃不起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僉曰是卽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注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書傳拾遺詩傳翼三禮彙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教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士尤精易晚年遇元旦必卜至癸亥處

士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趣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卻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肯。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爲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爲文立就。明亡。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猶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淚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歔欷。見者哀之。與兄景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爲游子遇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爲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爲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偷兒入臥室。處士覺其爲鄰人也。默弗言。摺摭及衣被。始徐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偷兒亦

目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羣蒙爲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誡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臺世堂好學能文章與予善而元配張孺人最賢予別爲立傳

馮景曰烏鳴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爲乎生亡國之季哉世臺聞而飲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哲人未亡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率如此矣悲夫

徐先生傳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諸生家塘棲之落瓜世貴族稱落瓜徐氏父灝崇禎甲戌進士知武陵縣早卒母陸育先生而賢鞠於後母陸如己出先生友愛弟敬直無異母視敬直嘗病痢躬拭穢惡數月不厭甲申後棄田廬白衣冠倘佯山水間如狂已而入河渚愛其地浦溆陂塘梅花竹廬清幽絕勝遂寄棲施相之廡蓋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終身不復娶梅花開時日夕游詠其下今所傳百四十四首是也先生喜飲酒善哭每酒酣則撇涕抆淚發聲磕磕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嘗千里訪先生醵宿寓廬夜半聞大哭驚詢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葛巾去也積書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學盛暑必衣步趨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過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對愉悅近情使人人可親與汪杲善晚識馮景爲忘年友嘗謂杲曰自陳際叔應嗣寅沒後杭州十萬戶虛無人矣今有半個在馮山公也杲問

故。曰。未知後半截何如耳。景聞而感之。其慎於許可如此。戊寅秋。將之海寧訪故人許全可。未行。一夕中風卒。享年七十有二。會相先日他出未還。子雲蒸在滇。而雲蒸婦命稚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庶翁還無憾。赴者心善其言。而情有未安。總調三復。卒進先生於正寢。明日相還。撫棺慟哭。且摩稚孫頂曰。汝能代母傳吾言。眞吾孫也。相字贊伯。長先生五歲。亦隱君子能文章者。

論曰。觀人於所主。豈不信哉。徐先生審慈施氏廡下。卒正寢於其堂。贊伯夷居片言。而婦而孫。篤守弗越。竟敦古義。亦可傳也夫。

仁和陸孝子傳

予嘗覺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既又爲之喜。蓋孝子父含美宦滇。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間關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間。疾風宵雨之所飄搖。縣崖絕壑。深谿仄徑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鼯豺虎。睢盱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關壘譙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跽問父匶所在。老嫗指叢篁中云。彼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邪非。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

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乎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子然賡兩骸左擠以出蠻烟瘴雨之鄉繭足黧面還家報母母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每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匱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沒蓋景得交又祉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冰脩常爲景言睫必溼嗚呼誰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光于古景始而悲甚既又未嘗不大喜也承烈年十四哭諸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昌化令陶子師傳

君諱元淳姓陶氏字子師蘇州常熟人也父彥節精醫鄉稱長者君性剛臨事敢言其遇人必以古道相處生平不能容人過亦不肯以非義干人康熙戊辰成進士殿試對策頗及蘇松田賦略言西北賦輕而役重故民輕去其鄉而不得耕東南役均而賦重故民輕棄其產而不願耕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眞定梁公以爲皇恩新沛不宜復論及此抑置二甲人皆以爲屈君顧自喜或問之君曰吾不欲苟進於其始也甲戌謁選得瓊州昌化昌化原額田四百餘頃後頻遭水患悉成滄海浮糧荒糧十居六七賠累百年官民交困君首具文陳始末請免當事難之君蹙然念所以蘇民困者革正供外雜項又相擇士宜創立墟市大招流亡願開墾者予牛種不責其租初昌化近黎之地設立土舍壓制黎人官吏借其力以規物產相倚爲姦君至革土舍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初昌口率之科不及千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

村烟少月屠一豬至是市有醉人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君或步行周諮利弊老幼環向勞苦如家人然昌化浮糧荒糧之害君任五年再三請免聽者藐藐莫能爲力最後魯方伯閱君所撰昌化浮糧考亦心動許爲請命而君已病且死矣悲夫君莅昌之明年委署崖州州將遊擊余虎以下橫行無忌守備黃鎭中以非刑殺人余虎知而不問君至事始發覺其虐黎尤酷所管之村令每歲獻納不慊則嚴刑以逞一日得黎民訴詞滿百君遂列六款以上方君錄訴時余虎聞而笑曰嚇我邪欲多得錢耳漫投百金爲壽君峻卻之余虎恐亦具私揭爲流言以激怒軍門於是總督檄令瓊鎭會審君不往而具文列牘末云竊謂是非本一定耳目難盡塗若其公論猶存卑職不應有罪私揭不應發審鎭臣不應侵官若徇姦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某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蒲伏武臣以貽州縣羞總督怒於特參武弁疏中傷君云昌化檢驗失實援赦事寢既余虎及鎭中流言競煽共起排擊會督撫印遂置察典疏未上蕭撫軍至問雷瓊道成某曰令有廉名何以致此成某具言本末蕭撫軍曰吾初下車便去一廉吏何以率屬爾爲我問軍門昌化何罪也成如命往總督默然良久曰昌化亦有何罪但召之輒偪彊不來此難堪耳既蕭公有言姑置之於是君爲書謝撫軍略曰元淳奮迹孤根出身萬里欲執法而先陷於法思救時而已遲於時加以瘴霧凋年炎風鑠骨市無蔬腐地鮮醫藥屈指幾時殞於官者七子傷心久病濱於死者三年再被論而不敢求申兩請歸而必欲一去蓋將上見老母下保孤踪班生得遂生還蘇子無虞死別何圖此志又復終乖卽今山海互煽黎庶交驚豺狼

接迹於當途。鴻雁羣飛而在野。元淳質雖駑下。願效涓埃。雖蟲鳥之自鳴。無關得失。然蝦蟆之動聽。兼爲公私。時魯方伯與蕭公共議薦君。而君已病不起。居素彊無疾。到官後。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日韭菜一束。每至郡。唐總兵必先戒其屬曰。陶昌化至矣。毋生事。署崖日。奉檄鞫黃鎮中命案。鎮中陰命甲士百人帶刀突入。欲因勢恐喝。士民觀者千餘。皆驚駭狂走。塵埃漲天。左右執役亦欲奔。君叱之曰。若不得動。乃目鎮中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令甲士劫持。非反而何。鎮中氣縮。揮使去。君錄問自若。自是瓊州水陸將吏。亦稍戢矣。崖州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戊寅秋九月。君就醫至瓊。既而病增劇。卒年五十三。昌士民聞君亡。相向而哭。如其親之喪。君性方嚴。不能與人款曲。獨喜接諸生講論。漏下三鼓。猶娓娓襜幘不倦。坐是精力消亡。其後二子扶柩渡海。淦遇粵士科舉赴廣城者百餘人。知爲君柩。皆隨行莫敢先路。過陽春。有悍卒爭渡。洶洶索鬬。諸生皆大譁曰。此吾師也。誰敢無禮者。卒懼而竄。其得士心如此。二子貞固貞靖。皆能讀書立品。君固宜有後者。

馮景曰。予初見君京師。在己未春。矯矯自好。言克顧行。以是心重之。交遂篤。癸酉秋。予試京師。重九日訪君天寧寺。入門及堂。寂無聲。披帷見君方伏几鈔明史。遽起揖坐。歡甚。已言士品卑。民財殫。輒恨恨如有恨。蓋予見君已此耳。君雖宦不達。年不永。其行事卓卓。尸祝昌化之區。可謂死而不亡矣。名傳後世。豈必位高長年哉。

山陽邱公曙戒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教甚嚴公爲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衆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聞縣縣有防兵久缺餉遂爲亂城門晝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諭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旦暮且至胡爲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留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酋數叛公謂吏民曰此積弱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其倡亂者黎酋懾服初瓊之賦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省給公建議即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攝廣防廳事多惠政尚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寘之法民賴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康熙四年積欠賦錢嚴刑以逼民不堪命攘臂揭竿欲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擎聞變集吏議之皆曰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敲扑耳今誠遣一文吏往撫之變可弭天擎曰善即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爲衛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益驚治絲而棼之惡乎靖乃乘輿張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濯自新之意民猶首鼠狐疑公爲文誓城隍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豈蔑王章法嚴令窘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剿爾命猶恐愚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明神鑒之升言既出有如皦日首鼠兩端

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貳。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單璧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前。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璧曰。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脅從不少。可概誅乎。璧是公言。明日駁正。上制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季彥有此議。）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賢之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河南讞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燭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緩死。當是時。公聲名籍甚。九卿間。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無冤死。居亡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間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山養重友善。二人者沒。爲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疾革時。命其子迥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靖至榻前問視。公張目曰。老父母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三。迥、述、迪。其同母弟洗馬季貞爲公行狀。以

公素敬景故來徵景傳。

論曰。昔人謂飢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俾更生之路。秉是忍心。何渠不若寧成義縱輩哉。嘗聞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鉤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問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張季矣。

奇奴傳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踞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邪。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烏鳶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廼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眞奇奴也已。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如背主恩卽不還券亦去如不忘主恩卽還券亦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皈去主曰如匱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匱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匱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匱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欲王山見之矣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不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嘔血取李氏後病間發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牀龍行病益劇其所以嘗藥雪歲李氏勤爲之無怨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益泣曰我家無儋石忍以一月婚誤汝終身哉李

氏抆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茶苦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邪。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絕粒時。母彊灌以粥。齕盌盌碎。至五日。蚊自口出。李氏吐且嚥。七日五藏團結上衝。按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燾妻。前溪吳訒伯女也。年十九歸燾。初。吳氏覽姑布書。通其意。嘗窺鏡輒擲去。謂燾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燾故家貧。落拓爲村塾師。因愕謂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茫一婦邪。不懌而罷。至是病發。嘔血咯咯不止。吳氏鬻貲妝。經營葺藥。百方不驗。燾自念且死。母老子穉。以言偵婦志。曰。吾旦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嗷嗷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痾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卽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燾尋沒。含斂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死生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貌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慮曰。是兒豐下宜有成。家貧難活。舅能救郗公哺甥乎。昌言與慮皆諾。於是越日稽顙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侍姑。今不得矣。姑恚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邪。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啓扉聲。久之寂。寂姑疑之。起往視婦牀。摸二雛鼾睡。撼問九齡者曰。孃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待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卽束縞吹火。求鄰子蹤跡之。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揭靈牀帷。見几上酒三巵。旁置一巵。一半具如相酬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几立深湍中。神色如生。起之。衆咸諦視。內袒外衰。下至裳襪

皆連紉層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感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距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論曰。高義奇節。每慨世無其人。則思古人。求古人中、高義奇節。率在衣冠士族。須眉男子。而區區菱湖、彈丸地爾。乃有一奴二婦。麟麟耀千古。天壤至大。豈遂無人哉。

俞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鼇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梃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袪。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

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游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證。

烈女孫秀姑傳

秀姑者。孫氏。杭之錢塘人也。毀齒時。閭左楊鼎元聘爲其子文龍婦。秀姑父母亡。歸於楊。待年未成婚。鼎元父子賈浙東。秀姑獨依其姑侯氏居。今康熙戊寅年十五矣。秀姑容貌端麗。動必以禮。楊故家貧。無五尺童。而與閻士積鄰。士積素頑很。養博徒爲弄兒。有胡起龍者尤黠。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美。遂啓淫心。時叩門以求火。三月八日。士積又乞火。侯氏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躡入爨下。以言挑秀姑。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傑然睨而笑。直前摟秀姑。秀姑大怒。嚙其指。士積負痛去。侯氏聞之。畏強鄰不敢有責言。六月望日。士積從檻下。攀手持秀姑踵。秀姑叫。驚四鄰。日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誚讓士積。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盥茶爲禮。秀姑怒擲盥。誤中起龍。而潑茶淋漓。起龍怒。拭且罵曰。今故謝之。反怒爲。小賤殊不可禮也。士積亦大怒。袒拍胸。指罵秀姑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掌耳。不姦誓不歇。羣博徒譟而出。鄰人咸嚱嚱不平。然畏士積莫敢攖其鋒者。士積日與羣嬖敲壁嘯謔以辱之。不可聽聞。至十九日。秀姑慟哭曰。我尚可活邪。一孱女子。旦晚不能禦強暴。有如倉卒失防。羣邪逞凶。汚吾何。遂以頭撞

擊柱。手擣其吭曰。天若祐我。速死爲幸。侯氏灑涕而勸之曰。兒無然。翁歸。徒而避之耳。秀姑則含哀噢咿。不能自禁。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籌燈縫衣裳。上下聯綴。遂飲鹽汁而死。及旦。侯氏怪其戶扃。蹶牀而視之。赫然死人也。乃號呼里鄰控縣。徧報羣有司。張中丞親鞫得實。遂杖殺起龍於庭。血士積臀而論辟如律。幷笞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制曰可。官給白金三十兩。建坊以旌秀姑之烈。

贊曰。方秀姑死時。天酷暑。及斂面色如生。檡傍罅漏而氣馨。天殆示以流芳徵也。士積三木琅當入牢獄。其母不哭。告人曰。是固當殺。前十五年逼淫一尼。尼不從。歐刀刎其喉。亡命遇赦。今又然。彼蒼蒼者肯保其顛哉。噫。嚮使士積謝罪天地。解冤神明。痛悔自新。尚難末減也。況厚其毒乎。秀姑一弱齡女子。授命全貞。名聞九重。事傳四海。後有萬年。永不磨滅。嗚呼烈哉。

貞女陳三淑傳

女子許字人未聘也。所字者家以貧辭。母欲改字。卒不得。守志凡八年以死。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皆曰貞女云。女子姓陳。名三淑。杭州錢塘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言笑不苟。每不可於意。輒鞅鞅累日。人悅之萬方。終不啓齒。以是羣兒憚與遊。亦坐是失母黃氏歡。稍長知讀書。竟日不倦。十歲遂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咏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鑪。烟勃勃疏櫺閒。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幷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爲採選譏言。

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九矣。父倉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游雲閒。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滇。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爲。富家聞。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兄賈人。惟嫂言是聽。貞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憎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不矣。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爲者。冀以絕貞女望。貞女聞之。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某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髡首以睨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也。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閉目一室。家人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俠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以故告。煜適歸自雲閒。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卽貧邪。吾能代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爲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寢。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手自下帳帷蔽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爲又他娶也。煜辯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幅巾其首。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而貞女死。時爲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斂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閒熱氣蒸衣外。

焉景曰以余所聞陳女生死一於貞道路之人皆賢之不虛哉不虛哉不更二夫謂既嫁者此獨難矣夫家貧既無復望其於煜亦初未之見也而守死若是不棄其父倉卒一言自非大孝孰能至此乎煜爲余中表弟又同居故習知其事陳女自足傳余爲序次使採風君子後有考焉

新會四孝烈傳

歲甲午西寧王帥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妻姑將就烹莫叩頭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是爲新會四孝烈有爲之詩者景讀而義之甚丈夫平居無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憂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蓋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靦面目寧不愧死入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窈窕三羅敷再拜乞君充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尙少甘且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哀梁氏女曰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飽只須臾嗚呼可以傳矣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春秋二百四十年閒書婦人之賢者三焉然處常見錄者惟魯敬姜耳若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皆不幸丁身世家國之變尤聖心所深予也予觀沈氏母尤孺人蓋貞與義兼者母爲吾友沈進士近思曾王母一日持所爲事略徵景爲之傳再拜請且曰近思九歲先君子歿聞之吾母曰汝父生平無時不以王

母爲念。凡遇橫逆所加。卽詣墓所哀訴悲思。嘗終日依戀弗歸。三十年來皆如是。又九年。先慈亦歿。近思流離失所。不克慰先志。以彰曾王母之苦節。湮沒於地下者。五十餘年矣。蓋亦未遇世之有道而能文者。將有待也。今幸交君。則不復外索矣。景於時諾而之吳門。會自春徂夏。遘病臥牀。久未報命。及秋始據而書之曰。母姓尤。杭州仁和縣人。父某。世居五林村。年十九。歸沈學顏。四年而寡。無子。乃請於舅姑而立子時吉。近思本生曾祖敬園公仲子也。母治家極嚴。教時吉必以義方。小有過輒撻之。及長爲取婦俞。紡織呈工。常過夜半。不中呈不休。中外祇祇。亡何。時吉俞相繼棄世。遺孤大震。才十四歲。母內撫孤孫。外禦強侮。母有兄某。以豪暴雄於鄉。鄉人憚之。見母無親子孫。利其土田。秋將刈。乃率衆取禾。母聞之。潛以鍼倒插滿髮。上踊而大號曰。而無良。欲絕吾祖孫命邪。以頭撞兄。兄捉其髮。鍼刺手。血淋漓。始大驚避去。又欲搆訟。母被衰提孤。將號於官。事遂寢。景書其事。至是輟翰嘆曰。母不特節凜冰霜。而亦勇過賁育矣。豈非女中烈丈夫哉。母嘗憂其孫弱而羸。喟然曰。設有不測。誰爲延汝祖一綫祭祀乎。吾目中得見曾孫。死不恨矣。順治辛卯生光斗。近思伯兄也。母卒於壬辰正月。享年六十一。是時天甚暖。賀節者流汗相屬。母卒而大雪三尺。河冰凍合。一鄉皆驚。以謂母苦節所感云。其後四十年。近思受知學使鄭公。特書冰節完天扁。門以旌之。近思字位山。篤學高才。安貧守道。君子人也。康熙庚辰成進士。仕且必爲名臣。所以顯揚母節。大書於史策者。將不遠矣。無爲待景也。然景不敢有諾責焉。遂力疾奮筆而爲之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名如蘭。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曾子駿之女。及笄。適同邑林漢朝之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以孝聞。而相邦基甚敬。克修婦道。兼通文翰。善吟詠。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今占籍爲仁和縣平安里人。如蘭自康熙壬申冬嫁邦基。十二年無所出。癸未春二月。姑連氏病沒。邦基質弱。哭母成疾。烈婦哀毀同夫。至夏四月十七日。而邦基病革。將易簀。謂烈婦曰。爾能從我於泉臺乎。烈婦泣對曰。君先行。我亦隨踵至矣。邦基猶張目視。烈婦乃指天矢之曰。有如皦日。邦基笑而瞑。烈婦製二棺斂夫畢。將以身殉。投繯者再。皆遇救解。漢朝勸止之。不聽。於是七月間。以報明盡節事。具牘於仁和縣令謝儼。請存案。儼批牘尾。略曰。婦有子者守。無子者死。此爲無舅姑者言耳。今爾在曾氏。正宜代夫盡孝道。爾速爲立嗣。使曾氏無子而有子。夫亡而如未亡。豈不慈孝節義萃於一門哉。爾婉諭之。毋求存案。於是漢朝執縣批歸家。反復勸諭。烈婦號曰。氏本爲夫殉節。而翁則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於供養邪。潛以約指環珥鎔爲金丸。佩身。伺便將吞之。漢朝無可如何。於二十六日。又據實報縣求存案。以免貽後累。儼又批牘尾。略曰。爾速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扁預旌。慎勿坐視而託云無法可處也。漢朝如言。朝夕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烈婦撫之。至八月初六日。烈婦乃自爲稟帖。詣縣告儼曰。蒙諭立嗣養親。爲孝節兩全之婦。氏亦再四思維。夫亡見有兄翔弟翊。可供膳以盡子道。無須氏也。今翁已將伯翔次子志文立爲嗣。是亡夫無子而有子。迴念亡夫臨終時。氏因無子。許氏身殉。氏夫方含笑入九泉。曾蓋棺未久。而即負前言。在氏虛生天地間。何面目見亡夫於地下。且氏素守閨訓。生平一話一言。尚不肯苟且。豈可失大信於

亡夫哉。至於翁親伯叔之勸。不啻至再至三。而氏矢志逾堅。非關翁親伯叔勸之不力也。若不預白。將恐遺累。今特親叩求批存案。氏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儼又批曰。此稟同前兩批。俱不准存案。立長房次子爲子。本縣取名爲林光節。爾許以身殉夫。不忍負前言。是也。但死於今日。而今爾夫爲若敖之餒鬼。彼雖含笑入棺。而將含哀地下矣。不若撫孤成立。俟翁壽終。乃踐前言。則所全實大。夫慷慨赴死易。從容立嗣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也。儼即捐俸金十兩。大書孝節雙全四字扁。表其門閭。烈婦乃歸不廢命。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凊視膳之禮。比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乙酉九月。漢朝瘡疾發。烈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翁病增劇。今年三月漢朝捐館。烈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喪竝舉。獨留夫棺不出。人初未喻其意。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至七月初六日。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從此遂絕粒不食。并集平日所爲詩文藁雜燒之。勺水不入口。林翔乃以預先報明盡節事。稟仁和縣新令紀侯存案。至十一日。烈婦沐浴更衣。拜辭天地祖考。出故所佩金丸。仰天吞之。曰。我佩此三年矣。向之不死。徒以翁在耳。今婦道已完。而子職亦畢。吾可以下報夫子矣。士林聞之。知其必死。皆爭爲詩文以美之。黏四壁皆滿。馮景聞其事而未詳也。及門有仁和文學吳濤者。平生喜激濁揚清。慕范孟博之爲人。每見忠孝節義事。輒津津樂道不去口。君子人也。十七日走烈日中。謁景白其事甚悉。因求景爲文褒之。意極勤懇。景曰。比日所傳聞異辭。而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則曰曾如蘭爲情死。非爲節孝義烈死也。或又以復言非信。期死非勇少之。至有訾其好名者。景聞之大怒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天下惟無情之人。不可以爲忠孝節義事。如曾烈婦之所爲。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衞共姜之匹也。雖孔子復生必褒之。且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三軍可奪帥。今匹婦不可奪志。非大勇而能爾乎。抑忠孝節義。誰則無名。故教曰名教。節曰名節。聖人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者實之賓也。善乎范忠宣公之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終身無爲善之路矣。彼妄議曾烈婦者。徒自絕耳。曾何傷於日月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若輩雖曾讀數行書。而闇於大義如是。與目不識一丁字者何以異。亦不足與辨也。濤大喜曰。近日言人人殊。必得夫子一言。則羣淆都息。惡可以已。景曰。少安。俟蓋棺而後可論定。無躁也。且吾聞凡人能自成千古。入聖域者。臨命終時。煖氣或從頂出。或從目出。必生天上。濤問何徵。景曰。曾記雜寶經有頌曰。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吾常篤信其理。明日將親至其家驗之。因屈指計之曰。烈婦餓至明朝。已十三日矣。將化。恐不得久留人間。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爲眞。遂約濤詰朝偕至林家問翔。索觀仁邑前後批辭。皆手錄以歸。又詢翔烈婦近狀何若。翔曰。今亡弟婦自頸以下、婦輩按之通冷如鐵。惟頭面尙熱。氣奄奄未絕耳。景攤兩手字。謂濤曰。克滄吾昨言如何。濤曰。信。七月二十日丁丑時。烈婦自起櫛沐。正襟危坐。索紙筆賦詩曰。鏡裏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共盤桓。後書林門曾如蘭臨去題此九字。擲筆端坐。仰項而瞑。大斂時。額猶汗出。顏色如生。餓始初六日。至是凡十四晝夜。烈婦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十月十四日。享年三十五。烈婦終時。光節七歲矣。踊而號。稽顙謝弔客。如成人禮。皆悲歎曰。徵烈婦忍死立孤不

及此。

馮景贊曰。嗚呼。如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從容就義。百折不回。一死重於泰山。豈非巾幗中之烈丈夫哉。彼鬚額如戟。而迴面汚行。甘心作繞指柔者。皆將不得自比於人矣。悲夫。

烈婦蓋棺後。紳士哀誄褒貞之章甚多。而宗室鎮浙將軍諾公大書之死靡他四字。首製扁以旌其廬。萬人觀瞻。無不感悅。咸曰彼羣邪毀正者。罪不容於死。

毛節婦傳

節婦者馮氏。毛人慶妻。景族父羣玉公女也。羣玉公負北郭讀書。老好奇。家貧無甔石儲。顧性嗜圖書古琴研之屬。常奏記幕府諸公。皆有所遺。又時時爲兒子竊去。晚益困。常語吾父。生男不若女孝且慧。嫁女得所。吾獲死如甘寢矣。吾父素才毛子。爲之媒。遂婚焉。越一夕而羣玉公死。是時節婦年十九。歸毛子。相對甚莊。後二年毛子夭。無後。一女在襁緥。毛子屬纊目不瞑。婦大慟曰。吾不從一而更二者。有如日。乃瞑。其祖八十餘歲。貧無業。欲嫁節婦。婦孝故難於發口。而屬姻婭微言其意。婦不答。毛子之姑陳同居。利其嫁乃得財。數爲甘言誘之。婦怒曰。是何言。不宜入吾耳。陳亦怒。絕不予飲食。冀婦改志。婦卒不改。自是日給一餐。而命行汲於路。問曰。若能乎。婦毅然應曰。能。天未明。道無人跡。乃提甕之井所。舒綆而汲。兩手抱甕歸。一再往。水濺裙襦。自若也。祖臥牀頓足曰。何苦荷荷。陳卒無如何。節婦自此病矣。毛子沒後三年。康熙乙丑冬十月。節婦竟餓死。

論曰以族妹之賢而景久客遊家貧不能繼粟肉購醫藥以延其年也彼志則終矣吾何以自比於人古人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賢哉節婦眞能成其大抑世亦有潔清自愛而輒饑難忍俯首苟活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友人盧之翰天羽氏少而孤事其本生母朱太君至孝母以壽終盧子免喪而猶涕泣家貧厝淺土今始克葬廼狀母節行而屬景爲之誌且銘景嘗以猶子誼登堂拜母矣且望衡對宇熟悉嘉懿烏敢以無文辭謹按狀母朱姓系出先朝甲申賊破京師舉家竄逸不知所終母賴舅氏王公官京師藏匿母遂依以成長句時盧府君筮仕得建平縣丞元配蔣孺人病稽京邸未得之任閒旅舍有賢能女賓筵行廚咄嗟而辦府君驚異謂有絡秀風然知其系出天潢未敢以篷室請也居停主人微以言偵王公時王公國變失官貧病且死乃謂母曰汝姓不容於天壤矣吾又旦晚入地汝將何依盧丞可人汝肯降志屈體託以終身乎母流涕受命已而王公卒母必視含斂行喪而後歸竝之任遭時多故羽書旁午公私交困母數諫府君辭五斗米會署令事前令杜某貪殘府君撫之以寬仁時旱澇洊至青犢黃巾遍四郊興朝兵至府君知天命有歸且感母言解印綬去民遮道留之不得至今建平遺愛在人猶歌思之母性仁孝有遠識知大體父母遇難不能隨時泣血哀思及歸府君持齋繡佛以報所生白首無閒蔣孺人既抱疴家事一委母母不辭勞劇公勤廉平上下內外無不宜之一飲一食必先人後己府君爲丞時有戚某窮而來

歸。母曰。是其爲人也貪而鄙。貪則不顧義。鄙者見小難大任。宜厚遺而遠之。府君不從。其後卒債事如母言。人服其先見云。府君既廉吏。家無長物。又遭大侵。斗米一金。食指繁。母拮据女紅。供饘粥。府君晚年得奇疾。丙夜狂呼。叫號申旦。母六十日不解衣帶。視湯藥無倦。及辛丑。府君洎蔣孺人相繼沒。之翰甫九齡。升斗皆從母十指中辦。貧不能就外傅。母教之讀書。口授日課。嘗曰。願兒子學行有成。老人啜水亦甘。貧何患。及長爲之娶婦。又百計營府君蔣孺人窀穸。乙卯之翰舉一子而婦殞。母翼而長之。覓乳無力。輔以乾糒。積勞成疾。以沒於是之翰椎胸泣血。告所知曰。微吾母。顧復恩深。不孝父子。烏能成立。有不斬吾宗爲若敖氏也幾希矣。先是蔣孺人生一子之謙。五孫皆前死。已而之謙壽終。母哭曰。大宗不可絕。宜以吾孫繼。其明大誼皆此類。母生故明萬歷庚申年正月廿一日。沒於康熙庚申年六月廿七日。享年六十有一。生一子。卽之翰。女與孫各二。未卒前七日。預言死期。是日沐浴更衣。朗誦金剛經已。髣髴如見西方之人來接引者。蓋母事佛勤。不茹葷者二十年。所固宜有是也。府君諱承芳。字譽長。今卜月日葬母駝巖嶺之陽。銘曰。

奕奕天潢。河山既改。矧一孱女。國亡家殆。屈體奉匜。宵征罔怠。育子閔斯。其德靡悔。又鞠童孫。湛恩如海。王符支子。外家何在。而子而孫。顯揚有待。宰木蒼蒼。墓田每每。奠茲幽堂。聿光千載。

此先祖生妣也。考妣葬駝巖嶺已久。難於啓窆合葬。遂別卜地於城北古蕩之原葬焉。元文不欲改易。爲明著其實。庶久遠不疑焉。文弨謹識。

解春集文鈔補遺目錄

仁和　孫志祖　詒穀錄

卷第一

恨不見彭公序

贈孫世求序

周正改時論二首篇已載前第三卷

周正改時論三

周正改時論四

周正改時論五

周正改時論六

周正改時論七

周正改時論八

周正改時論九

周正改時論十

卷第二

上魏總憲書
上韓元少先生書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與閻百詩論釋地書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繆書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與高雲客論魏序書
與沈昭嗣書
與吳荊山書
與邵子湘先生書
答毛西河先生問論孟義書
答雜問六條
駁皮日休鄙孝議
晉用夏正駁
陶叔辯

卻衣凍死辯
范明王廟紀夢
韓熙載姬院乞食圖跋

解春集文鈔補遺卷一

錢塘　馮景　山公

恨不見彭公序

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觖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朝可以覩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汙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政仁而廉。日餐蘆粥。有恃絕糧。則吾以公爲庾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牢。鞫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爲彊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隄。公止宿其上。督身同去留。則吾以公爲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隄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爲一琴一鶴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爲快。而況六七公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彭公一人之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倛之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畫。而時觀之以釋恨。

商巨公大賞此序。辛巳秋達之彭公壬午三月彭公自粵東復書云。夙聞其人奇士今見奇文。心折矣。寄語山公。此黃面白鬚禿齒者老矣。無能爲矣。去志決矣。山公恨不見古愚存此一序。爲面黃鬚白齒禿者頰上三毫。不覺失笑。回首自黔遷粵之西之東。求一十而不可得。烏有鳳而魚有鯤。各從其類耳。又別簡云。今三春十六日辰時。小妾葉氏生男。妾卽十八年前維揚策蹇帶雪二千里而赴洵者。海中仙果。結實誠遲。然以武林馮子所見黃面白鬚禿齒老人。數月內連生兩男子。聞者闔堂。敬報夫子。亦必歡顏也。冬十一月。彭公又書來云。近得馮山公古文一二。比諸商彝周鼎、卞玉隋珠尙矣。饑以當食。寒以當衣。睡夢當喝。魘晦冥當遨月。疾病當挹水上池。每覽不得過四頁。惟恐盡耳。夫以鯫生荒文。得公寓目。又蒙褒賞。何其幸也。序先刻在樊中集。今始見公書。因刊於此。

贈孫世求序

杭城多火災。無百年之居。今庚辰春尤熾。延燒一萬三千戶。火逼吾友孫世求氏之廬。而反風輒滅。先是數年間。世求所居四環皆被災。世求家獨完。於是怪迂者咸謂其地宅元武。祝融避之。此妄說也。然則何故。予曰。世求儉。儉則奚取貴乎祝融而謹避之。曰。予交世求三十年。自非賀正婚燕。未嘗見其衣絲。生五男兒。每飯餐零落。必俯拾啜之。其儉也如是。先儒說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故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厥火燒其室。杭俗素侈好奢。富屋崇土木。驕僭越禮。故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傳不云乎。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罰恆燠。時則有赤眚赤祥。然則欲弭其災。莫若戒奢而崇儉。昔漢順帝時。陵園多火災。太尉李固以

爲奢僭所致。永和元年。承福殿火。占者以爲過差非禮之應。而杭俗譌諺。不燒不發。其燬而更新。必益奐其居。貧不能者。寧墟其地以僦屋。噫。何其愚也。西京柏梁栽。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魏明舉以問高堂隆。隆對曰。此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今杭習俗相沿。終不覺悟。赤眚之栽。其何日之有。吾是以舉一孫世求。以勸人之去奢而崇儉。則火患其少熄矣夫。○文弨案以奢致栽。誠信而有徵矣。然焦先陶淵明所居。亦不得免。此又何說。卽公之廬亦兩被火。是火亦有無知者。如孝子以身蔽父棺。而火遂捨之而去。乃亦有與同爐者。仍難一律論也。是篇本不在選中。因前第二卷載朱千斤救火序。發端云。火初起不嫌突兀者。文實承此也。故復取而綴於此云。

周正改時論二　○首篇已載前第三卷

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月乎。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建丑之正月。羣臣將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歷志。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合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顧亭林據此。

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註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內紀及顏師古註。不信胡氏說也。矧曰周不改時哉。難者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子何說以處此。予曰。理莫精于易。義莫顯于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于陽剛皆屬上。于人爲君子。于世爲治。于時爲春爲夏。陰柔皆屬下。于人爲小人。于世爲亂。于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改元紀時。集大統而奉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于周公七月之詩。故凡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曰之。曰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故爲秋爲冬。難者曰。四月亦純陽之月。奚以不曰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也。故曰四月秀葽。猶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亦陽止。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繼志述事。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曰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之所昭垂。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耶。

或曰。周正既如是。奚以秦又不然。曰不讀歷書乎。大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

行于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幷天下時乎春秋則否自記案周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誤也當云十二月戊子師初發便合周正而武成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爲周正月之二十八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故也又記

周正改時論三

太史公歷書云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蓋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卽反本于丑以爲正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卽反本于子以爲正云爾此第見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衍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于子律中黃鍾爲萬事根本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月一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尙宮於時一陽動于下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于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而震本于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爲首而周正以子爲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周必改子月爲正月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所以大一統而愼始也父道也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易首乾之心震得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天開于子與帝出乎震其義一而已矣案此則紂當剝極之運而坤爲十月卦故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亦可以爲血流漂杵之證故曰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理無不合

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云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

周正改時論四

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于乾元。十二律亦始于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六律成于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

越也。元閒大呂。二閒夾鍾。三閒中呂。四閒林鍾。五閒南呂。六閒應鍾。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于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和氣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也。反及嬴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周禮）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于一。而天子一位。成于三而爲三公。究于九而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于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于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

周正改時論五

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于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鴛鴦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卽乾元坤元萬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于耄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稱王無謚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歡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而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稽非追稱也若之何勿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亡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爲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于圜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大神故禘禮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六

泰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書言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耶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于大小戴禮所載文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耶今人不信大小

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

周正改時論七

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于夏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莫春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遂）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祇祓監農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藘爾成來咨來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誚鄭箋爲漢儒承襲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妄矣哉至其註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夫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

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絳縣人不過偶一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耳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明言六月而至于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奧毛傳曰燠煖也日月方除毛傳云除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謏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綦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

周正改時論八

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召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于先王之正時行之故曰舉正于中民則不惑襄王乃于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悅然

於傳言正時。卽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于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于周禮祭蜡息老物之註。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卽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則亦瞽者之有相。不患倀倀乎何之矣。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覩三光之明。豈不大可哀乎。

案鄭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誥于三月。夏正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殷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自記。

周正改時論九

人之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三年春之爲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吾以合之周書。歷歷無爽。具載漢律歷志。今據以曉學者。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干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夏十月。）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子。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末仲冬星昴圖。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也。其宿斗牛

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章昭云．殷十二月．夏十一月．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辛梪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天黿卽辛梪也．則豈不知星在天黿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誚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

閻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云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菴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十

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是誣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亦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于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遏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瓚．學建辟廱．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祼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屬武．言先王屬文．吾前已言之矣．今於其稱先

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亨於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殷本紀曰。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洵不誣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亦不禁文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竝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

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于經。而猶見于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辛則其帝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于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文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于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亦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覩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見史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大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卽稱王之明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卽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乃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曰商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信。第卽位既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卽位時年四十七。（孔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之四十二年。（八十九歲）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

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既得聞命矣。惟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文王所演。而彖辭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

此數篇前不在選者。當嫌其過於馳騁。矜奇炫博而遺之。不知每篇各有意義。且多裨經訓。精確不磨。孫怡谷謂當全載。今從之。

解春集文鈔補遺卷二

上魏總憲書

五月二十四日太學生錢唐馮景頓首頓首謹啓古大臣之忠其君以弼直也固不待身居得言之位上有必聽之情事關國體之大而始昌言納誨也凡可以補袞職之闕者卽居散僚無言責而小過必匡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嗚呼此大臣之風所以古也閣下品節犖犖獨能行古人之道丰采著於天下出納治忽王之喉舌司大諫矣居得言之位矣黜陟幽明惟言莫違結主知矣有必聽之情矣今聞有司營宮室難柱木梁有建議請拆於兵部堂暨國子監彝倫堂移建皇太子宮一事人望閣下迫於雲霓而閣下遲遲乎言豈尚謂小耶拆兵部堂猶曰官司所理也若夫彝倫堂者先聖神靈所馮依京師首善之所建極天下賢良俊秀之所輻輳而歸往詩不云乎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天子旣宮講學於斯適逢右文之世聖教大闡今一堂而不能保其謂之何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是廟之重於室者禮也昔魯莊公丹楹刻桷君子非之故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而彝倫堂者卽古天子教胄子之地帝之元子及卿大夫之適子皆於是乎學實誼所謂在襁褓而敎已行者也今易聖人之廟貌構儲君之青宮於禮爲不倫於德爲不儉於教爲非義其關係國體良非淺鮮閣下辭司寇而仍舊職謂其可以言也王言如汗出而不復反者竟蒙上俞刻印銷印適見聖心無我亦許

閣下以有言也。此何等事。猶未可言與。閣下又嘗自比汲黯。黯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伏讀閣下前疏。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云云。似不肯讓長孺專美於前者。履下七而戴高天。神人朝野。共聞此言。以閣下之戇直肯鯁。當聖主之從諫如流。君明臣良。千載一時。此而默默。兩失之矣。傳之天下後世。必以爲值可言之時。而某事惜某公不諫。又謂正人如某公。而某事尙不克繩愆糾謬。致君堯舜。則凡蓄縮頹靡者流。皆得藉爲口實。以自文過。吁春秋責備賢者。可懼哉。或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何妄置喙。不知景太學生也。此卽吾位。毀太學堂。卽吾位當謀之政。景而農夫工賈。則已耳。既嘗沐聖人之教。被詩書禮樂之澤。幸得廁名成均。以時習禮其堂。尙可曰此越俎謀哉。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奮欲伏闕上書。效陳東故事。雖萬被戮不悔。及一審慮。又自遜阻。蓋大臣未陳謇諤格非之論。而草野輒上痛哭流涕之言。此非盛世所宜有。故不敢先。今世無閣下其人。則可。今世而有閣下也。寧往告焉。必得所欲。不爾而爲此未晚也。是以迫於鄙忱。未假介紹。突如踵門。又恐不得望見顏色。敬以書達左右。伏惟閣下卽日拜疏。上回天聽。下排羣議。此聖道之光。非直腐儒一人之私慶也。情蹙詞直。冒瀆尊嚴。死罪死罪。

上韓元少先生書

物之美者。爲吾得也。非嗜之深無由。其嗜之深以求得。蓋常有寤寐輾轉之思。左右無方之苦。歆羨嗟嗟、斯須勿去之志。其始遇之者艱也。始之遇也艱。久亦若有鬼神以通。不勞而致於吾前。彼夫漠然遇之。而

俾其獲者皆不知其美者也景自五歲讀書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矣其未成童以前學焉而不知美之所存及稍長究聖賢立言之旨心知其所爲美而尚無得是何哉蓋亦所見爲美之非美者也吾師之所教友朋之所習一以趨時爲貴羣然爲靡靡之音輒謂佳稍幽其思而入於古即大怪之不容口譬諸夢囈者醒人既弗能覺復欲同其囈以爲美不可怪哉學之有年久益厭於是亦莫顧世之非笑而思以自爲則又疑信參焉爲姑且近時之說六經百氏之書即無不讀臨文若以爲大忌學之又有年亦卒無得也自是先生之文出屹然如狂瀾倒巨石淵乎如高山發異響學者遞其悟才人斂於法始知天下之至美萃於斯夫乃畢力竭智以是爲趨學之至今不厭今夫西子之美而爲顰也效者固以其美耳非有相去懸絕如東施者而稍有乎西子之髣髴吾亦未見效之而有不美者也景於先生文學之五年於茲矣世之有目者謂西子外復有善效其顰者矣而卒困厄無遇焉將美未至與抑不猶差愈於世之不美而尚有一遇者與去年秋試京師張君壎先生友也嘗謂景之文似先生曷往正焉景不惟張君之命固欲進於大賢之門以質其平日之所嗜況因張君以前其慮按劍之盼乎哉先生見景文必且哀景之所志庶幾以景爲知美其所美者而辱教之則凡未有之美又將於是乎得也快何如也用是忘其狂愚謹疏所以錄所業有朋自遠方來以下十六篇呈覽俟進退之命景再拜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景頓首獻書王公夫子閣下景自康熙甲子年以文受知公之門於今五閱而當時所謂湯馮查李者公

無日不賞於口而揚聲公卿間曰是四人者天下之能文者也其後湯右曾查嗣韓皆聯取科第入翰林今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李我郊雖不以文顯亦能自致功名淪落困厄白首無所遇惟景一人忝公知而已雖然遇不遇命也文則其人自力而又決於大賢之口傳諸無窮者也景日益枯槁而文頗豐莫不曰琅邪公識之最先然則景雖淪落困厄而猶幸不辱公知可無恨蓋景感恩知己思有以報之者十五年於心矣君子之愛是人也則欲其有成其德之而思報之也則欲其徧德於天下而享令名於無窮今公爲左都御史景固知其非猶夫人之爲之也何也公蓋古之詩人而善於立言者也溫柔忠厚婉而多風不危於其身不獲戾於其君而可徧德於天下景嘗誦公之詩見有若忠君愛國感激時事油然藹然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夫古人以詩諷諫者若韋孟王式是也彼皆不居諫諍之職故託於詩以言卽烏有居其職而隱其言者哉雖然景信公有素矣非若悻直自好者取一二難行之事諤諤焉致違於其君而私榮名於其身往者某公實居是職一言牴牾遷秩以去是所謂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者也眞能諫者當不然然景爲公計尤不欲循默而遷秩杜幸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此語誠然第其所以爲言也與其法以弼也無寧巽以入也法與弼者危其身而啡其君巽以入則諫行言聽而膏澤易下於民故論諫者常與諷而少直直諫莫如汲黯與魏徵然而其君曰甚矣其戇也甚者怒欲殺之而後快故景願公徧德於天下者爲天下之公也願享令名於無窮景爲公一人之私也言之而巽以入則主臣俱榮身名竝泰而天下蒙其福公有風人之

心。寧不善於言乎。方今天下和平。無水旱疾疫之災。兵革之患。而民猶謀生不給。吏貪而兵驕。工商困。士多奔競而無恥。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昔眞西山一月三十六封事。任伯雨半載上一百八疏。卽詩人如白香山猶月請諫紙。而今歷歲踰時。豈無一事可言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而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者。則固不能言之人而可哀者也。曾是有風人之心。而猶不善於言者乎。夫韓退之於陽大夫。歐陽永叔於范司諫。爲後進而言之切直如此。亢宗希文。夫豈有所畏而不能言者。是誠愛之深而欲其有成也。況感知己十五年之久。如景者哉。芻蕘之獻。無所逃罪。惟公留意焉。天下幸甚。

與閻百詩論釋地書

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辯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註所未發。第其間尙有於義未安者。不揣鄙見。商榷數條。件繫如左。幸有以教之。

闕里一條。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爲徵。景不敢謂然。案闕里之名古矣。見於諸書。不一而足。獨以魯靈光殿雙闕得名。則已落後代家語。顏由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此原非王肅私譔也。他如劉向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吳平越絕書。孔子教學于魯之闕門。（闕里之門。）史記世家。煬公築茅（第字之誤。）闕門。（謂治第于闕里之門。非宮闕門也。）地志。魯城有兩觀臺。（謂古觀闕在魯城者。）郡國志。竟

州兩觀城。卽仲尼誅少正卯處。（刑人于市。爵人于朝。魯雉門兩觀。非刑人處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鄭註。觀、闕也。魯闕。非可容人游觀者。此蓋卽夫子所居里也。）史世家正義引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括地志。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陸龜蒙作兩觀銘。聖人不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蓋周禮五鄰爲里。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若謂闕字以魯靈光殿雙闕得名。則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此時靈光巋然。宮殿具存。何至如後魏時酈道元水經。但見雙闕而以是爲名耶。況王延壽作靈光賦在東漢末。尙宮室壯麗。鋪張完具。而謂西漢時卽獨存雙闕。謬矣。且漢後地名焉可名夫子里也。

孟子止於嬴一條。其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頗非是。請詳言之。孝經言不文。謂不飾語辭。非不言也。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皆可言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則所言皆喪事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謂他事可自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可問人也。閒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幷不對他事也。（以上不言者。皆指他事。）儀禮既夕禮。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也。以喪禮難行。當論議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不自言而喪事可行者。此哀痛之極。必扶而後行起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須自言而喪事乃行者。此哀痛次之。杖而可以起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身自執事。不待論議。而汲汲於凶功者。其哀痛無暇。祇面垢而已。蓋喪事之言不言。限於貴賤有如此

者。以上必言者、皆指喪事。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謂講習而討論之也。既葬讀祭禮。孟子此時當講祭禮。豈止論喪事耶。他若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後魏孝文所云。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彼皆以天子禮自居宜爾。詎可以例孟子耶。

在齊一條云。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柰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內戌。齊靈公納其女。變生景公。以景公生于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景案史記孔子世家。祇謂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考春秋昭公適齊在景公三十一年。此何以知孔子適齊。決在三十三年也。齊景公爲叔孫僑如之女所生。僑如于成十六年奔齊。及還而後獻女於齊靈公。然不知其還在何年。今竟以爲成十六七年獻女。景公于成十七八年生。決爲二十七八歲立。則武斷矣。天下有十七八、二十七八、而可以紀年者乎。世家云。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云。則吾老不能用之言。蓋惑於晏子所謂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語意正相激射。猶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蓋曰若累世莫殫。則吾已老矣。不能用也。亦正答君欲用之語。老字虛。非實字。如魯隱公曰吾將老焉。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之類。云年近六十。殆未可補註也。

孔子爲魯司寇一條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

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云云景竊以爲不然周制司空司寇皆卿名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卿與三卿又名鄉卿甘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是也是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特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魯侯國也是爲次國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名於其君夫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而不得命於天子則但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若以魯僖三軍言之則叔孫司馬孟孫司空尚有未命于天子者況夫子耶且魯六卿俱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此非六卿備乎而其時或設或闕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但三卿有大小周官王朝之制原有大宰小宰大司寇小司寇諸官大者正卿小者卿之貳也侯國則三正卿外有下大夫五人如司徒一卿則有小宰小宗伯二人司馬一卿則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一卿則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此五大夫也惟五大夫不名卿故三卿是卿亦惟五大夫爲小故三卿爲大則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于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大稱昭然有典禮可據者胡可非也

適周一條其誤有四夫謂史記適周問禮在昭公二十年者史記以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水經注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之誤也史記索隱注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問

禮老聃。在定公九年者。據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譌。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因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謂適周在昭公二十四年者。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史記以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先生遂確據爲此年。云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云是年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景案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竝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不可不正。

適楚一條云。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則知集註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元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註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是也。然集註不云遊其門。而曰過其車前者。對下孔子下爲言也。朱註字字精當如此。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亦可證。顧麟士乃謂不知接輿姓名。因其迎車而強名之。則本於孔安國註、邢昺疏之傳會。其實莊子不云然。謂人間世篇如是。此可商也。

爲陳侯周臣。固屬司城貞子。然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則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何以稱焉。雖邵二泉有是論。覺太說煞。況先生又篤信世家。而云世家大綱具是。不應一切抹去耶。

專封國邑一條。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引證禮記緜棺而封。悲驗切。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夫吳封慶封于防。非乎。故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何云春秋無封國。乃先生既引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國語翟人攻邢。桓公救之。二事以折之。復賞其所云無不者甚多之辭。爲妙解。景案葵丘五命八無字皆同。毋字禁止之辭。不作有無解。何獨於此句變文耶。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上既禁其無專殺。末必禁其無專封。於義始全。總以申明王禁耳。葬告同盟其事微。且春秋昭三年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況當齊桓時。窆則必告。不煩命矣。惡得駁集註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

匡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匡阿匡側一例。大學集註。朱子獨取匡隅岑蔚之處作解者。爲下文鳥知所止而言也。夫賦詩斷章。尙云取節可耳。況以之解經。義各有當乎。蓋鳥之飛。可以控於地。而止則必集於木。故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即知其所止之說也。且隅字即作角解。凡山角定多樹林森蔚。豈必皆濯濯然童耶。赫令黃鳥無蔚而棲。必將失蔭遭弋。奚云知其所止。矧此註又非朱子杜撰。本鄭康成大學註及孔穎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於義理最爲明當。乃譏其郢書燕說何耶。

魯爲宗國一條。集註、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極爲明確。乃

先生則笑之云。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此說本皇甫謐之謬。景案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謂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傳記所載。班班可考。且周公縱不可以長管叔。獨不可以長滕耶。宗法。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邾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矧宗之爲言尊也。主也。史稱蕭何爲漢宗臣。庶姓且然。必右趙氏而左朱子。君子不以爲允。

以上十條。非敢爲異。要於解經至當而已。漢宦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景竊以爲羣言淆亂。辯不厭詳。議有未當。靳再駁正。景再拜。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繆書

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寧有是乎。案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若如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衞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罪大矣。或曰子篤信張晏解。於經有徵乎。曰有徵。一徵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註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一徵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嫁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明刑者愼毋爲如淳之解所惑。則長子孫無疑。否則無辜而赤人之族。天亦赤其族。然則非自族之也。一閒爾。可不愼哉。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墨子尙同篇。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足下疑此爲太誓逸書。理或然。然吾釋其言。乃商君之法。而秦之所以敝也。謂武王之誓有此。是誣聖人也。奚可哉。商君傳史遷曰。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

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於是乎秦俗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墨子所引三語。其天資刻薄。何以異於鞅哉。不發人陰惡而獲罪鈞。卽告訐者受賞矣。漢高入關。第約法三章。而武王誓師。乃不告姦同罪。將謂武王之聖。反出漢高下乎。足下其愼思之。

與高雲客論魏序書

景年十七八。始學爲古文。於今三十年。才薄力弱。學問枯落。無能窺古人之奧。然其中甘苦得失。頗能知其所以然。於本朝諸先輩文。各取所長。獨賞寧都魏叔子先生。才兼衆體。可稱有筆。他人或長於敍事。而不長於議論。或膠守古大家成法。而不能開拓變化。自出機杼。凡題有奮徑陳蹊。斷不可由。須如天馬行空。始善。每見時賢集中。其與人論文書。則必鋪張窮理養氣。經史子集。源流皮傅之論。其贈浮屠序。則必蹈藉韓歐牙慧。嘈嘈滿紙。叔子都無此病。其論策傳記及他雜文皆工。序尤佳。乃景所尤賞者也。先生亦極賞其諸序。命景丹筆評點。且云有病累處。宜直指出。景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多病正在此。文勢本可直下。卻故起一波。故作一折。而波折太過。繆戾叢生。今偶舉四條言之。如贈北平劉雪舫序云。君年才十有五歲。先生刪去歲字。又生長貴戚。此下便可接云。乃其所紀殉難本末。莫不條理委悉。卻故作一波折云。宜縱心辣色。自驕倨不學問。病在宜字其病一也。送歙縣鮑生北游序云。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此下宜加貶辭。乃反直接曰。嗟乎。夔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曾是賢豪士。皆使酒罵座。少不從師者耶。其病二也。送汪舟次之贛榆序云。屈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其意。此亦足矣。又贅一句

云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病在當字）其病三也蕭小翮五十序云今小翮兄弟二人孟昉交游滿天下則當直接云縱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事之爲兄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便自曲折無病乃云孟昉交游滿天下縱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事之爲兄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豈不悖哉天下果有聖賢豪傑千百輩而又第擇其中一人則此一人者直令戴之如天仰之如日月親若父母尊若師傅猶恐不得當也而兄事之而弟撫之猶萬萬不可得耶其病四也此皆有害於義理恐誤世道人心不小故不憚覼縷言之耳今使童年貴戚皆以縱心聲色驕倨不學問爲官才高而官卑者皆以日飲酒不事事爲當然輕薄惡少又皆以使酒罵座幼不從師輒自命賢豪士而凡傲僻者流且不肯兄事聖賢弟撫豪傑是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其患可勝言哉故景直爲抹去四病則其文全矣先生以爲然不其中墨筆刪去虛字太多未知何人手古人行文妙處虛實相生其曲折開闔抑揚反復頗在虛字得力傳神文章家雖有孤峭一派然百尺無枝如龍門桐者其根半死半生非全不活也論語首章凡三十字曩佔客言曾見海外盲儒發狂疾刪去虛字十六訓其徒曰學時習說朋遠來樂不知不慍君子簡則簡矣是尙爲通文義者乎此言雖戲可爲善喻要知文之短長自有在其長者一字不能減短者一字不能增乃爲至文而不在多去虛字爲簡峭也原本還上議有未合望賜裁答景再拜

與沈昭嗣書

足下撰輯五禮彙編誠不朽之大業襄見四明萬季野著讀禮通考成一百二十卷要惟喪禮多耳若吉軍賓嘉四禮復然則卷帙繁重難行昔摯虞言冠昏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不可不詳也則季野爲其詳而足下爲其簡可也摯虞又云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故其刊定荀顗所撰五禮百六十五篇省文通事但存十五篇上之卒施行焉故僕不患足下之不多而惟患足下之不簡也儀禮雖有十七篇然鄉射卽鄉飲酒禮大射卽燕禮既夕卽士喪禮有司徹卽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三篇而已詳已慨自漢文罷再期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秦滅學而耕耤廢漢置社而官稷遺晉初竟闕六宗之禋魏朝不罷日食之會山魚登俎澤豕陟經禮之廢墜殆非一端而愚以爲禮以立天經地義之常莫大于明倫卽如晉所行新禮偶摘數條之繆杜預議孝文權制以日易月皇太子亦宜制情除服且云孝景卽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則是貴爲帝后一切天倫皆不制服曾不如黎庶之稱情也豈不傷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荀顗以爲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乘黃此言是也乃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明不致死之義臣子不得爲身釋衰麻以爲君父則無不可詔從之則是在戚而有嘉容凶事而行吉禮其悖已甚褚太后臨朝議褚裒進見之典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宜公庭如臣私覿則父亦非也王者父無拜禮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若公庭如臣則是瞽瞍亦北面而朝舜乎此皆邪說害道悖倫傷化儒者所當闢也足下於此

宜盡心焉景再拜。

與吳荊山書

昨與足下觀吳歟演周忠介茂蘭父子忠孝事。僕爲之盡傷心。不禁涕泗之橫集也。且義氣所激。成全五人。貴鄉眞多賢豪哉。而今七十餘年。始克有建言剗墓者。則魏奄當日之兇鋒威燄爲何如。傳奇必演此等。可與可觀。可以廉頑立懦。與淫詞豔曲之蕩人心者。相去萬萬也。魏叔子書周茂蘭血疏後。有云禧嘗怪伍員報楚。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于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愚案楚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衆。此已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左史不記之失也。無極之黨。業已前誅。則生無從磔其肉。死亦不必戮其屍。正與烈皇帝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科同。若如叔子說。必又責茂蘭以不發一鷺墓戮其屍以臨祭於父。爲缺典乎。僕嘗謂魏先生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斡旋者。此類是也。張思光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叔子而在。定不河漢吾言。足下以爲然不。又歎洪稗村善詞曲。顧不爲此而爲彼。惜哉惜哉。

與邵子湘先生書

一別十二旬。聞舊痾有痊。吟情復屬。深爲之喜。前拙著宋鄉飲公贊云而子而孫。官爲王官。先生非之曰。王官地名。又人之姓。且明藩臣號王官。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按春秋傳文。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

及郊地名也彭衙之戰王官無地御戎人姓也景雖寡學無文筆詎便云子孫宜爲地宜爲姓乎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此明明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又左氏成十一年傳郤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昭十一年傳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三史多有無論已下至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傳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之稱史集中不可更僕數今云古無稱豈師丹老人忘其前語乎云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景非好辯蓋欲不留膏肓之疾於胷中且冀得聞所未聞以增益神智耳使旋附問幸明示之

王顏傳以王官宿衛有無君之心楊駿傳少以王官爲高陸令王濟傳坐鞭王官吏免官陶稱傳轍召王官聚之軍府戴若思及王敦傳投刺王官鄧攸傳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此非朝臣乎抑豈皆如唐兩河稗將有功者稱王府官耶且先生最熟者昌黎文也祭鄭夫人云未亂一年兄宦王官王官之稱史集中不可更僕數今云古無稱豈師丹老人忘其前語乎云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景非好辯蓋欲不留膏肓之疾於胷中且冀得聞所未聞以增益神智耳使旋附問幸明示之

答毛西河先生問論孟義書

辱問孟義及論語數則歸家病甚不耐苦思索今率以鄙見奉酬未知是否幸先生明教之如公行子有子之喪明明是喪子且記事之文自有體公行子有子之喪猶檀弓記子路有姊之喪曾子有母之喪之類文直而事明然諸講家必曲爲之解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者何蓋疑右師諸大夫奉王命來弔必是大喪殊不知古喪禮父爲長子三年如周景王喪其后及太子晉而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亦可證貴卿之冢子之匪細故矣安在諸大夫不可奉王命來弔邪至於滕定公薨孟子勸文公行三年喪然且父兄百官皆不欲云云則是魯公伯禽不行也滕公叔繡亦不行也三年之喪周初列國便短此

是何故。先生時在陳太史恂家題主。事畢發此問。一坐十二席。衣冠五十餘人。皆蒙然張口。舌如無存焉者。噫、若而人豈無一讀禮記曾子問者邪。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疏云。伯禽居母喪。卒哭。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從金革之事。則知魯先君莫之行。是有爲爲之也。彼亦莫之行者。藉口宗國尤而效之。且嗒然曰。喪祭從先祖。此非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乎。故曰。書缺有閒矣。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說。滕父兄百官云云。孔子老聃有以斷斯獄矣。又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於士。貨、家臣也。孟子直稱大夫何哉。景案陪臣至春秋以降。類稱大夫。如檀弓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國語。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卽家臣）請罪。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則知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本是家大夫。非有如孔安國注僕本家臣。文子薦爲大夫之說也。此亦記事之體。本直而明。舍豈能爲必勝哉。則孟施是氏。舍是名。決也。凡發聲必在首。故吳曰句吳。越曰於越。天下斷無姓名中間插一字爲發語聲者。魯有少施氏。則孟施是氏。益無疑。戴不勝卽益之。勝平聲。讀則音與義合。見宋孫奭音義。百里奚舉於市。論語市脯。說文云、市、買也。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楚。豈非從市買得來乎。又商及論語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謂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二。然且以孝弟爲其次。言行信果爲小人。又以正誼明道、節烈昭然者爲今之成人。不惟降之。又從而詆厲之何也。此則先生看輕孝弟禮樂之故。蓋恥其身不爲孝子悌弟。是行己中最大事。而又能使不辱命。如蘇武、洪皓輩。孝弟忠信。合幷一身。此非士

中第一流人哉。端木故問其次。然行已之大。孝弟爲本。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則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夫子此言。非輕孝弟。正重孝弟也。士品至此。談何容易。故又問其次。然而言孝弟之言必信。行孝弟之行必果。則受大杖、毀滅性、伋壽爭死之事。往往有之。豈非硜硜小人哉。若夫今之從政者。只一行己無恥。使辱君命。失孝弟喪言行。即欲爲士類中之硜硜小人。亦不得矣。何足算云者。非笑之。實哀之也。若論成人。既有知廉勇藝。而又能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則可贊天地參三才而爲成人。子路則曰何必然。亦自成子路之爲人耳。孔子雖無以難之。畢竟一死結纓。乃平日少和節之效也。然而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仲公誠百世之師。亦可以爲成人矣。景自小讀論孟。但繹白文。不煩注腳。先生以爲何如。昔徐廣年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今先生年踰八十。乃於童習之四子書。時時玩索。細心考究如此。又過野人遠矣。先生云。海內今無眞讀書人。即論孟亦何易明白。乃獨繆許末學。以爲心不麤。且曰服藥餘閒。少損知解。啓我積惑。先生何言謙也。景萬不敢當。俟疾良已。踵門請業。再韜面賜教。景再拜。

答雜問六條

問左氏傳（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如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河水、即碩人之四章。河水洋洋乎。秦伯納女五人。故取義於庶姜孽孽。此解是不。曰傳凡言賦詩。其全引詩者。多取篇首二字。如此傳公賦六月。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之類是也。賦首章。即明言賦首章。如昭元年傳。令尹

賦大明之首章是也。賦第幾章。亦明言之。如云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巧言之卒章之類是也。果重耳賦此。則當云公子賦碩人之四章。不當云賦河水。此不惟非傳例。亦與公賦六月不合。蓋詩三千中。原有河水一詩。夫子刪去。故杜預以爲逸詩。又案韋昭國語注。以爲當作沔水。取朝宗於海之義。理或然也。

問穿耳之制始於何時。曰。其始不可得聞也。見於百家之說。可考者。後漢末、劉熙釋名曰。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也。蠻夷婦女。輕淫姦走。故以琅璫錘之也。今中國人倣之耳。又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又溯而上。王莽列傳。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宦者列傳。漢襲秦制。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李斯列傳。傅璣之珥。淳于髡列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戰國策。齊辟公欲知王所立夫人。乃獻七珥。是無男無女。無老少。無宦官士人。皆有充耳之珠矣。劉熙所云。恐不盡然。又上溯莊列之書。列子周穆王正娥眉。設羿珥。莊子德充符。仲尼對哀公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是則穿耳之制。自周而已然。史稱周宣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尤可徵也。崇禎閒。嘉善有陳龍正者。乃云。縛足起自妲己。穿耳創於隋煬。始妲己無考。然詩言邪幅在下。若今行纏。則縛足之制。周已有之。云穿耳始隋。何其繆也。

問瑱亦珠璫類。邪曰否。釋名云。瑱、鎮也。懸珠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又與穿耳者不同。詩、玉之瑱也。充耳琇瑩。檀弓、角瑱。小祥後用之。注、以玉係於紞而充耳。

問王風采葛之二章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字朱子叶疎鳩反是否曰否當以秋叶蕭不當以蕭叶秋則秋字當協七遙反爲是蓋古音今十一尤韻皆在蕭肴豪諸韻中故憂字古皆與喓同音如泉水之四章載馳之首章黍離之首章園有桃之首章憂字皆與漕苗桃等字協他如風雨之二章瘳協音超蟋蟀之三章休協音羞無衣之首章仇協音潮下泉之二章周協音招餘可類推

問漢儒謂禮唯嫁長女餘皆爲媵其說然乎曰不然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適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案白虎通及春秋釋例公羊傳注云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妒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是也然則所謂娣者乃姪之弟故皆先言姪而後言娣非適夫人之女弟可知衞碩人之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郭璞云同出謂其已嫁衞與邢譚皆諸侯也則安得謂唯嫁長女餘皆爲媵乎又左氏傳昭十二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傳若此類猶多有不具述故曰漢儒之說不然

問道士巾其幅覆上而前武士巾其幅向下而後其制異自何時曰嘗讀南史東昏侯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爲猥賤乎乃知東昏以前其帽裙皆覆上每見畫圖晉人巾率如此

今道士巾其遺制也反裙向下始東昏後遂因之爲武士巾見今劊子著此眞凶人之服乎

駁皮日休鄙孝議

子貢築室孔子墓側六年乃去皮日休作鄙孝議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違聖人之禮馮子斥之曰野哉日休夫其賢者過情則有之而乃以爲罪何其悖哉日休之議曰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在於寢室未有倍其年而哭諸墓者斯子貢之罪也夫第築室居場以申其思慕依戀之誠猶夫見堯於羹牆希聖弗忘罪於何有司馬遷去聖遠猶見其車服禮器低徊留之不忍去況親炙聖人者哉朋友不哭宿草非所論於聖師嵇紹死難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謝安沒後數年羊曇醉至西州門猶悲慟不已世高其誼惡得以倍其年而哭於墓爲賢者罪乎不寧唯是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袁昂幼孤爲從兄豸所養沒制朞服何尙之姨亡致哀三年服竟郭元瑜耆亡服斬衰廬墓三年其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此雖賢者過之君子皆無譏焉故吾常謂凡立心行事過於厚者愼不可非薄礪頹俗耳又況大賢愼終追遠毫髮無憾尙何遺議乎烏虖風俗之偸有由也世不少逢蒙陳相之徒耆日休之說而文之宜乎端木氏之罪人徧天下也

晉用夏正駁

康熙戊午予見富平李天生於京師謂晉用夏正周天王固許之觀定四年啓以夏正可見時閻百詩曰

不然是政也非正也卽其義通然伯禽康叔皆啓以商政豈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不能難今予觀百詩所著又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如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皆云夏正可驗也予以爲不然王者受命莫先於革正臣子尊王之義莫大於奉正朔改朔必改月改月必改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冬至十一月正月也而奚以日至夏至在五月七月也而奚以日至故曰改朔必改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周之秋卽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曰改朔必改時使春秋時列國皆尊周正晉獨用夏正則凡春朝秋覲聘問盟會諸大禮其果改時改月而行之乎抑不改時改月乎改時改月可令於國中而不可協於列辟何以主盟中夏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而況擅改正朔哉吾觀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魯太史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梓愼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蓋春秋時人好以夏正解周正此類實繁若因卜偃絳縣人之言遂謂晉用夏正亦將因魯太史及梓愼之言而遂疑魯非周正也而可乎百詩曰朱子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而竹書乃魏史記魏出於晉吾故信之獨不思晉出於唐而唐風蟋蟀之詩非周正乎夫蟋蟀在堂夏正十月耳而卽云歲聿其莫者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十月非歲莫而何故孟子十二月輿梁成卽夏令十月成梁也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

也。則唐風之爲周正非夏正。灼然明矣。苟唐風之不信而安據夫不可知之魏史記爲百詩曰。是固然矣。封唐叔於夏墟。必啓以夏政。則又何也。曰。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杜註、因夏風俗開用其政。信矣。且如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教之祀夏郊。而疾有閒。夫衞不祀相。而晉祀鯀。此非啓以夏政之一徵與。若緣此而遂謂晉用夏正。吾不信也。

陶叔辯

馮子作召公論。閻百詩見之曰。懿哉論。然左傳定四年　陶叔授民。杜註、陶叔、司徒也。封康叔時。周公未薨。而司徒乃陶叔。安必乎召公曰不然。召公者。以太保而兼大司徒者也。陶叔、小司徒也。周禮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案小司徒之職曰。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疆疆之封。故康叔始封。而陶叔授民。乃小司徒之職。然耳聃季授土。非司空與曰。是大司空也。奚徵乎曰。卽徵諸祝佗之口。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惟其大司空也。故佗先聃季。惟其小司徒也。故佗後陶叔。有以哉。有以哉。不然。佗也方爭宗盟之後先。其敢亂王官列爵之次第。以自取戾。安在其能悅萇宏而動劉范也。且子行敬子之言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故使祝佗從。佗之能言。洵有倫矣。冢宰也。司寇也。司空也。倫也。若先司空而後司徒。不倫孰甚焉。若謂陶叔果大司徒。非必召公之爲之。奚以周公薨。太保且晉冢宰矣。而爲司徒者。乃芮伯也哉。

卻衣凍死辯

宋陳師道惡其亞趙挺之之貪汙。郊祀天寒。卻其衣不御。竟感寒疾死。而潘氏榮論。乃曰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烏虖。死生亦大矣。榮以爲細事何哉。伊尹元聖。嚴於一介。孔門求仁。審於非道。人生大分。修短一定。凍而死與不凍而死。幾微間耳。數未絕。雖凍不死。命已盡。雖不凍亦死。以無已之賢。平日辯之審矣。與其不凍而死。受不潔之服以汙其皎皎之軀。孰若凍而死。嚴一介之取。而全巖巖之節乎。昔曾子受簀於季孫。朱子尚謂賜受皆非禮。曾子若非決然乘未絕而易之。則一生臨深履薄。幾乎彌留又不免也。若榮之論。將謂斃不必正而且以曾子易簀爲細事也哉。

范明王廟紀夢

景嘗過吾杭梅東巷范明王廟。必入拜。以爲文正公之賢。宜百世祀。康熙辛巳五月初八日夜半夢入廟。見偉丈夫坐于上。鬚髮白如絲。冕服如王者。字謂景曰。山公。吾齊時中散大夫范子元也。性謇諤。在官好直諫。時人比吾爲周舍汲黯。有遺愛在永嘉。爲仁廉吏。又恥事二君。居家窮老。生平得奉祿皆分施死而壁立。鄉人哀之。卽吾廬立廟。此是也。上帝嘉吾忠清正直。特錫王爵。廟享至今。惜碑記久燬。今鄉人祭拜來者。皆希文我也。寖失吾故矣。故明告子。幸無忘。景驚寤。明日趣取南北齊書徧觀。無神姓名。未知出何傳記也。而神語琅琅顯赫如是。必非虛妄。謹記之。以俟博聞君子考焉。

景因此夢留心讀史。及癸未秋七月廿六日。吳門客舍。夜繙梁書良吏傳。始得之。所云范述曾字子元。吳郡錢唐人云云。神言果不誣。歸當告里人立碑記之。

韓熙載姬院乞食圖跋

韓熙載爲兵部尚書、常著衲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馮子觀是圖而歎曰。叔言眞好名之人哉。彼其愛高爵也不如名。蓋其始志。亦欲相南唐。定中原者也。嘗讀李穀傳而知之。初穀與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及周世宗用穀策。果平淮南。其後熙載使周歸。語人曰。趙檢點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已心知眞主出矣。夫以李後主之爲君。雖十熙載相之。能取中原乎。蓋至是熙載始悔昔言之易。故寧處汙穢而不羞。以避相位。庶可解免于穀。幷絕千古笑端。甚哉其好名也。重于三公之位也。夫寧自居無恥之小于一時。而必不忍貽笑無恥之大于千古。若熙載者。誠知所恥也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馮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周蘧侯）